

世家

魏 韓 田敬仲完 孔子 陳涉 外戚 楚元王 荆燕

齊悼惠王 蕭相國 曹參 留侯 陳丞相 絳侯周勃

梁孝王 五宗 三王

列傳

伯夷 管晏 老子韓非 司馬穰苴 孫子吳起

伍子胥 仲尼弟子 商君

史記 第五

史記四十四

魏世家第十四



西川中鳳
氏書印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

畢

杜預曰畢在長安縣西北

於是為畢姓其後絕封為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其

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之十六年趙夙為御畢萬為右以伐

霍耿魏滅之以耿封趙夙以魏封畢萬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

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

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滿數其必有眾初畢萬卜事晉遇屯之

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畢萬封十一年

晉獻公卒四子爭更立晉亂而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為魏氏

生武子魏武子以魏諸子事晉公子重耳晉獻公之二十一年武

子從重耳出亡十九年及重耳立為晉文公而令魏武子襲魏氏

之後封列爲大夫治於魏生悼子魏悼子徙治霍生魏絳魏絳事
晉悼公悼公三年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魏絳僇辱楊干悼公
怒曰合諸侯以爲榮今辱吾弟將誅魏絳或說悼公悼公止卒任
魏絳政使和戎翟戎翟親附悼公之十一年曰自吾用魏絳八年
之中九合諸侯戎翟和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然後受之徙治安
邑魏絳卒諡爲昭子徐廣曰世本曰莊子生魏嬴嬴生魏獻子獻子事晉昭公
昭公卒而六卿強公室卑晉頃公之十二年韓宣子老魏獻子爲
國政晉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惡六卿誅之盡取其邑爲十縣六卿
各令其子爲之大夫獻子與趙簡子中行文子范獻子竝爲晉卿
其後十四歲而孔子相魯後四歲趙簡子以晉陽之亂也而與韓
魏共攻范中行氏魏獻子生魏侈魏侈與趙鞅共攻范中行氏魏
侈之孫曰魏桓子與韓康子趙襄子共伐滅知伯分其地桓子之

孫曰文侯都

徐廣曰世本曰斯也

魏文侯元年秦靈公之元年也與韓武子趙

桓子周威王同時六年城少梁十三年使子擊圍繁龐出其民十
六年伐秦築臨晉元里十七年伐中山使子擊守之趙倉唐傅之
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爲禮子
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
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
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躡然奈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懌而
去西攻秦至鄭而還築雒陰合陽二十一年魏趙韓列爲諸侯二十
四年秦伐我至陽狐二十五年子擊生子罃文侯受子夏經藝客
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
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任西門豹守
鄴而河內稱治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

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徐廣曰文侯弟名成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

聞之卑不謀尊疎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

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

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

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翟璜

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

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

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

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侯鮒臣何以

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

官哉君問而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

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

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安得

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鐘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

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

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

對願卒為弟子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徐廣曰在陝驪案地理志曰弘農陝縣故虢國北虢在太陽東虢在滎陽三

十二年伐鄭城酸棗敗秦於注司馬彪曰河南梁縣有注城也三十五年齊伐取我襄

陵徐廣曰今在河南平陽縣也三十六年秦侵我陰晉徐廣曰今在華陰三十八年伐秦敗我武

下得其將識是歲文侯卒子擊立是為武侯魏武侯元年趙敬侯

初立公子朔為亂不勝奔魏與魏襲邯鄲魏敗而去二年城安邑

王垣徐廣曰垣縣有王屋山也七年伐齊至桑丘九年翟敗我於澮使吳起伐齊至

靈丘齊威王初立十一年與韓趙三分晉地滅其後十三年秦獻

公縣櫟陽十五年敗趙北蘭十六年伐楚取魯陽武侯卒子罃立

是為惠王惠王元年初武侯卒也子罃與公中緩爭為太子公孫

頎自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魏罃與公中緩爭為太子君

亦聞之乎今魏罃得王錯徐廣曰汲冢紀年惠王二年魏大夫王錯出奔韓也挾上黨固半國也因

而除之徐廣曰除作倍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說乃與趙成侯合軍并兵

以伐魏戰於濁澤徐廣曰長社有濁澤魏氏大敗魏君圍趙謂韓曰除魏君立

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

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强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

矣趙不聽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

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

國可破也二年魏敗韓於馬陵敗趙於懷三年齊敗我觀徐廣曰齊世家云獻

觀以和齊年表曰伐魏取觀今之衛縣也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武堵為秦所敗徐廣曰秦年表曰敗韓魏洛陰六年

伐取宋儀臺徐廣曰一作義臺九年代敗韓於澮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

座徐廣曰年表云虜我太子也取龐秦獻公卒子孝公立十年伐取趙皮牢彗星見

十二年星晝墜有聲十四年與趙會鄆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

十六年與秦孝公會社平侵宋黃池宋復取之十七年與秦戰元

里秦取我少梁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於齊齊使田忌

孫臏救趙敗魏桂陵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二十

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二十一年與秦會彤趙成侯卒徐廣曰年表云二十

七年丹封名會丹魏大臣也二十八年齊威王卒中山君相魏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

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

申為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劉向別錄曰徐子外黃人也外黃時屬宋謂太子曰臣有百

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効之曰太子自將攻齊

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

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

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眾太子雖欲還

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

戰敗於馬陵徐廣曰在元城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三十一年

秦趙齊共伐我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秦

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徐廣曰今浚儀

綱案汲冢紀年曰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也以公子赫為太子三十三年秦孝公卒商君亡

秦歸魏魏怒不入三十五年與齊宣王會平阿南地理志沛郡有平阿縣也惠王數

被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

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

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劉熙曰叟長老之稱依皓首之言辱幸至弊邑之廷

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

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為人君仁義而已

矣何以利為三十六年復與齊王會甄是歲惠王卒子襄王立襄

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徐廣曰今薛縣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為王徐廣曰五年

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於彫陰徐廣曰在上郡圍我焦曲沃予秦河西之

地六年與秦會應徐廣曰潁川父城有應鄉也秦取我汾陰皮氏焦魏伐楚敗之陘

山徐廣曰在密縣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秦降我蒲陽八年秦歸我焦曲沃

十二年楚敗我襄陵諸侯執政與秦相張儀會齧桑徐廣曰在梁與彭城之間十三

年張儀相魏魏有女子化為丈夫秦取我曲沃平周十六年襄王

卒子哀王立張儀復歸秦荀勗曰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案太史公書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

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為五十二年今案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太史公書為誤分惠成之世以為二王之年數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哀王元年五國共攻秦不勝而去二年齊敗我觀

津五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走犀首岸門徐廣曰潁陰有岸亭六年秦求

立公子政為太子與秦會臨晉七年攻齊徐廣曰年表云擊齊虜贅子於濮也與秦伐燕

八年伐衛拔列城二衛君患之如耳見衛君曰請罷魏兵免成陵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趙斷羊腸拔闕與徐廣曰在上黨約斬趙趙分而為二所以不亡者魏無從主也今衛已迫亡將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驛衛不如以魏驛衛衛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耳見魏王曰臣有謁於衛衛故周室之別也其稱小國多寶器今國迫於難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為攻衛驛衛不以王為主故寶器雖出必不入於王也臣竊料之先言驛衛者必受衛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見魏王魏王聽其說罷其兵免成陵君終身不見九年與秦王會臨晉張儀魏章皆歸於魏魏相田需死楚害張儀犀首薛公楚相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誰而君便之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

請為君北必相之昭魚曰奈何對曰君其為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右韓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齊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便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太子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子為非常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欲得丞相璽也以魏之強而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莫若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告之太子果相魏十年張儀死十一年與秦武王會應十二年太子朝於秦秦來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十四年秦來歸武王后十六年秦拔我蒲反陽晉封陵十七年與秦會臨晉秦予我蒲反十八年與秦伐楚徐廣曰二十年與齊王會於韓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敗秦軍函谷徐廣曰一曰河渭絕二十三年秦復予我河外及封

陵爲和哀王卒子昭王立昭王元年秦拔我襄城二年與秦戰我
不利三年佐韓攻秦秦將白起敗我軍伊闕二十四萬六年予秦
河東地方四百里芒卯以詐重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八年
秦昭王爲西帝齊潛王爲東帝月餘皆復稱王歸帝九年秦拔我
新垣曲陽之城十年齊滅宋宋王死我溫十二年與秦趙韓燕共
伐齊敗之濟西潛王出亡燕獨入臨菑與秦王會西周十三年秦
拔我安城兵到大梁去徐廣曰十
四年大水十八年秦拔我郢楚王徙陳十九年
昭王卒于安釐王立安釐王元年秦拔我兩城二年又拔我二城
軍大梁下韓來救予秦溫以和三年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四年
秦破我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我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予秦南
陽徐廣曰
在脩武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
使欲地者制璽使欲璽者制地魏氏地不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

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

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

止矣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九年

秦拔我懷十年秦太子外質於魏死十一年秦拔我邲丘徐廣曰邲
丘一作廩

丘又作邢丘邲
丘今爲宋公孫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始孰強對曰不如始強

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王曰以孟嘗芒

卯之賢率強韓魏以攻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

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

旗馮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晉六卿之時知氏最強滅范中

行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

湛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爲參乘知伯曰吾始不知

水之可以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

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魏桓子肘足接於車上而知氏地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兵雖強不能過知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也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秦王恐齊楚相約而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而秦救不至魏人有唐睢者年九十餘矣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約車而遣之唐睢到入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已唐睢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為用策之臣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彊足以為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未急也使之大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彊二敵之齊楚則王

何利焉於是秦昭王遽為發兵救魏魏氏復定趙使人謂魏王曰為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危棟上也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予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彊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我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地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

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
 以為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
 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
 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
 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闕與之事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
 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
 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孫檢曰楚之險塞也徐廣曰或以為今江夏鄖縣
 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徐廣曰一無此字
 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
 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徐廣曰在
脩武軹縣邢丘徐廣曰在平阜城垝津以臨河內河內其汲必危徐廣曰汲縣屬河內有鄭地
有茅亭得垣雍徐廣曰垣雍城在卷縣卷縣屬魏也決滎澤水灌大梁大梁

榮宗方英

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徐廣曰召陵有安陵郡征羌有安陵亭也秦之欲誅之

久矣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

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

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

徐廣曰魏國之界千里又云河南梁縣有注城有河山以闌之有同韓以間之從林鄉軍徐廣曰林鄉在宛縣

以至於今秦七攻魏五入圍中徐廣曰作城也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徐廣曰

曰一云魏山都焚句陽有垂亭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

郊北至平監徐廣曰平縣屬河南平或作平字史記齊闕止作監字闕在東平須昌縣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

外河內大縣數十徐廣曰一作百名郡數百徐廣曰一作十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

而禍若是矣又况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而

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

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燒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為

天下鴈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効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甯徐廣曰朝歌有甯鄉使道安成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爲臣不久矣二十年秦圍邯鄲信陵君無忌矯奪將軍晉鄙兵以救趙趙得全無忌因留趙二十六年秦昭王卒三十年無忌歸魏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外走蒙驁魏太子增質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爲增謂秦王曰公孫喜固謂魏相

驁字

曰請以魏疾擊秦秦王怒必囚增魏王又怒擊秦秦必傷今王囚增是喜之計中也故不若貴增而合魏以疑之於齊韓秦乃止增三十一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年安釐王卒立太子增是爲景湣王信陵君無忌卒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爲秦東郡二年秦拔我朝歌衛徙野王徐廣曰衛徙漢陽徙野王三年秦拔我汲五年秦拔我垣蒲陽衍徐廣曰十二年獻城秦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徐廣曰二年新鄭反三年秦灌大梁虜王假列女傳曰秦殺假遂滅魏以爲郡縣

太子增立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爲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子徙居州晉平公十四年吳季札使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韓魏
趙矣晉頃公十二年韓宣子與趙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縣晉定
公十五年宣子與趙簡子侵伐范中行氏宣子卒子貞子代立貞
子徙居平陽貞子卒子簡子代徐廣曰史記多無簡子莊子而云貞子生康子班氏亦同簡子卒子莊
子代莊子卒子康子代康子與趙襄子魏桓子共敗知伯分其地
地益大大於諸侯康子卒子武子代武子二年伐鄭殺其君幽公
十六年武子卒子景侯立景侯虔元年伐鄭取雍丘二年鄭敗我
負黍六年與趙魏俱得列爲諸侯九年鄭圍我陽翟景侯卒子列
侯取立列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徐廣曰六年救魯也九年秦伐我宜陽取
六邑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是歲魏文侯卒文侯二年伐鄭取
陽城伐宋到彭城執宋君七年伐齊至桑丘鄭反晉九年伐齊至
靈丘十年文侯卒子哀侯立哀侯元年與趙魏分晉國二年滅鄭

宋文侯上
空二格

因徙都鄭六年韓嚴弑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懿侯二年魏敗我

馬陵五年與魏惠王會宅陽九年魏敗我澮徐廣曰大雨三月也十二年懿侯

卒子昭侯立昭侯元年秦敗我西山二年宋取我黃池徐廣曰在平丘魏取

朱六年伐東周取陵觀邢丘八年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國內以

治諸侯不來侵伐十年韓姬弑其君悼公十一年昭侯如秦二十

二年申不害死二十四年秦來拔我宜陽二十五年旱作高門屈

宜白許慎曰屈宜白楚大夫在魏也曰昭侯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

也人固有利不利時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今年

旱昭侯不以此時卹民之急而顧益奢此謂時絀舉羸徐廣曰時襄耗而作奢侈二

十六年高門成昭侯卒果不出此門子宣惠王立宣惠王五年張

儀相秦八年魏敗我韓舉十一年君號爲王與趙會區鼠十四年

秦伐敗我鄢徐廣曰頴川鄢陵縣於乾反十六年秦敗我脩魚虜得韓將鯁申差於

襄宗本表

濁澤徐廣曰一云鯁申差長杜有濁澤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

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為和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

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購於秦楚

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

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

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為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

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

必德王也必不為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

為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

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曰善乃

警四境之內興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

謂韓王曰不穀國雖小已悉發之矣願大國遂肆志於秦不穀將

以楚徇韓韓王聞之大說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寶伐

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疆秦之敵

王必為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

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

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輕欺強秦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悔之韓

王不聽遂絕於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大戰楚救不至韓十九年

大破我岸門徐廣曰穎陰有岸亭太子倉質於秦以和二十一年徐廣曰周王赧之三年也與秦

共攻楚徐廣曰圍景座也敗楚將屈丐斬首八萬於丹陽是歲宣惠王卒太

子倉立是為襄王徐廣曰一曰周赧王六年韓襄哀王三年張儀死赧王九年襄哀王六年秦昭王立襄王四年與秦武

王會臨晉其秋秦使甘茂攻我宜陽五年秦拔我宜陽斬首六萬

秦武王卒六年秦復與我武遂九年秦復取我武遂十年太子嬰

朝秦而歸徐廣曰與秦會臨晉因至咸陽而還十一年秦伐我取穰與秦伐楚敗楚將唐

昧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蟣爭為太子時蟣質於楚蘇代謂韓咎曰蟣雖亡在楚楚王欲內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公何不令楚王築萬室之都雍氏之旁徐廣曰在陽翟韓必起兵以救之公必將矣公因以韓楚之兵奉蟣而內之其聽公必矣必以楚韓封公也韓咎從其計楚圍雍氏徐廣曰秦本紀惠王後元十三年周赧王三年楚懷王十七年齊潛王十二年皆云楚圍雍氏紀年於此亦說楚景翠圍雍氏韓宣王卒秦助韓共敗楚屈丐又云齊宋圍煮棗皆與史記年表及田完世家符同然則此卷所云襄王十二年韓咎從其計以上是楚後圍雍氏報王之十五年事也又說楚圍雍氏韓求救於秦秦未為發使公孫昧入韓以下楚前圍雍氏報王之三年事公仲日子以秦為且救韓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南鄭藍田出兵於楚以待公殆不合矣公仲日子以為果乎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徐廣曰祖者宗之習之謂也故智猶前時謀計也楚威王攻梁也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魏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不如出兵以到之魏楚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其狀陽言與韓其實陰善楚公待秦而到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而勝楚遂與公乘楚弛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公不能救也竊為公患之司馬庚徐廣曰一作唐三反於郢甘茂與昭魚徐廣曰相國遇於商於其言收璽實類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奈何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齊楚必委國於公公之所惡者張儀也其實猶不無秦也於是楚解雍氏圍

池本作施
索隱曰
施也

徐廣曰甘茂傳曰楚懷王以兵圍韓雍氏韓使公仲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不肯救甘茂為韓言之乃下師於轍以救韓也又云周赧王十五年韓襄王十二年秦擊楚斬首二萬敗楚襄城殺景缺周本紀赧王八年之後云楚圍雍氏此當韓襄王十二年魏哀王十九年紀年於此亦說楚入雍氏楚人敗然爾時張儀已死十年矣蘇代又謂秦太后弟芊戎徐廣曰號新成君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蟣雖也公何不為韓求質於楚楚王聽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知秦楚之不以蟣為事必以韓合於秦楚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合於齊是齊孤也公又為秦求質子於楚楚不聽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圍楚楚

必重公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叔伯嬰必以國待公於是
蟻蝨竟不得歸韓韓立咎為太子齊魏王來十四年與齊魏王共
擊秦至函谷而軍焉十六年秦與我河外及武遂襄王卒太子咎
立是為釐王釐王三年使公孫喜率周魏攻秦秦敗我二十四萬
虜喜伊闕五年秦拔我宛六年與秦武遂地二百里十年秦敗我
師於夏山十二年與秦昭王會西周而佐秦攻齊齊敗湣王出亡
十四年與秦會兩周間二十一年使暴戡救魏為秦所敗戡走開
封二十三年趙魏攻我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相國謂陳筮
徐廣曰一作筮曰事急願公雖病為一宿之行陳筮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
故使公來陳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可以為公之主使乎夫冠
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
佗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公無見王請今發兵救韓八日而

至敗趙魏於華陽之下是歲釐王卒子桓惠王立桓惠王元年伐

燕九年秦拔我陘城汾旁十年秦擊我於太行我上黨郡守以上

黨郡降趙十四年秦拔趙上黨殺馬服子卒四十餘萬於長平十

七年秦拔我湯城負黍徐廣曰負黍在湯城二十二年秦昭王卒二十四年秦

拔我城皐滎陽二十六年秦悉拔我上黨二十九年秦拔我十三

城三十四年桓惠王卒子王安立王安五年秦攻韓韓急使韓非

使秦秦留非因殺之九年秦虜王安盡入其地為潁川郡韓遂亡

太史公曰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公孫杵臼

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晉未覩其大者也然與趙魏

終為諸侯十餘世宜乎哉

史記四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西川忠國氏書

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完生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卜完卦得觀之否是為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嶽之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厲公者陳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厲公兄鮑立是為桓公桓公與佗異母及桓公病蔡人為佗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為厲公厲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於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為莊公故陳桓不得立為陳大夫厲公之殺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莊公卒立弟杵臼是為宣公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

完宋年

宣公空一格
以下凡空格
者以口列之

恐禍及已完故奔齊齊桓公欲使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得免負
檐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爲工正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
曰是爲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竝于
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完完之奔齊齊桓公立十四年矣

完卒諡爲敬仲仲生穉孟夷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爲田氏徐廣曰應劭云始食

萊地由是改姓田氏

田穉孟夷生潛孟莊

徐廣曰一作莊

田潛孟莊生文子須無田文子

事齊莊公晉之大夫欒逞作亂於晉來奔齊齊莊公厚客之晏嬰

與田文子諫莊公弗聽文子卒生桓子無宇田桓子無宇有力事

齊莊公甚有寵無宇卒生武子開與釐子乞田釐子乞事齊景公

爲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

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彊民思田氏晏子數

諫景公景公弗聽已而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

於田氏矣晏嬰卒後范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范中行請粟於齊

田乞欲爲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齊不

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

生子荼

徐廣曰一作穉子

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高昭子以子荼爲太子

景公卒兩相高國立荼是爲晏孺子而田乞不說欲立景公佗子

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僞事高昭子

國惠子者每朝代參乘言曰始諸大夫不欲立孺子孺子既立君

相之大夫皆自危謀作亂又給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發先

之諸大夫從之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昭子聞

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衆追國惠子惠子奔莒遂返殺

高昭子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之魯迎陽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
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而來會飲會飲田氏田乞盛

陽生橐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
盟立之田乞誣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也鮑牧怒曰大夫忘景
公之命乎諸大夫欲悔陽生乃頓首曰可則立之不可則已鮑牧
恐禍及已乃復曰皆景公之子何爲不可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
是爲悼公乃使人遷晏孺子於駘而殺孺子荼悼公既立田乞爲
相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
郟弒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爲簡公田常成子與監正監一作闕俱爲
左右相相簡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
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
歸乎田成子齊大夫朝御鞅諫簡公曰田監不可竝也君其擇焉
君弗聽子我者監止之宗人也常與田氏有卻田氏疏族田豹事
子我有寵子我曰吾欲盡滅田氏適以豹代田氏宗豹曰臣於田

氏疏矣不聽已而豹謂田氏曰子我將誅田氏田氏弗先禍及矣
子我舍公宮田常兄弟四人乘如公宮欲殺子我子我閉門簡公
與婦人飲檀臺將欲擊田常太史子餘曰田常非敢爲亂將除害
簡公乃止田常出聞簡公怒恐誅將出亡田子行曰需事之賊也
田常於是擊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徒追殺
子我及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追執簡公於徐州簡公曰蚤從
御鞅之言不及此難田氏之徒恐簡公復立而誅已遂殺簡公簡
公立四年而殺於是田常立簡公弟騫是爲平公平公卽位田常
爲相田常既殺簡公懼諸侯共誅已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
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
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
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

之疆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徐廣曰安平在北海至琅邪自為封邑封邑大於

平公之所食田常乃選齊國中女長子七尺以上為後宮後宮以

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田

常卒子襄子盤徐廣曰一作盤代立相齊常諡為成子田襄子既相齊宣公

三晉殺知伯徐廣曰宣公三年時也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為齊都邑大

夫與三晉通使且以有齊國襄子卒子莊子白立田莊子相齊宣

公宣公四十三年伐晉毀黃城圍陽狐明年伐魯葛及安陵明年

取魯之二城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田太公相齊宣公四十八年

取魯之邾明年宣公與鄭人會西城伐衛取毋丘宣公五十一年

卒田會自廩丘反宣公卒子康公貸立徐廣曰十一年伐魯取最貸立十四年淫於

酒婦人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明年

魯敗齊平陸徐廣曰東平平陸二年太公與魏文侯會濁澤徐廣曰康公之十六年求為諸

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為諸侯周天

子許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齊侯太

公和立二年和卒徐廣曰伐魯破之子桓公午立桓公午五年秦魏攻韓韓

求救於齊齊桓公召大臣而謀曰蚤救之孰與晚救之騶忌曰不

若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若救之田臣思曰

過矣君之謀也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齊也桓公曰

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為得齊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

聞之果起兵而救之齊因起兵襲燕國取桑丘六年救衛桓公卒

子威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無後奉邑皆入田氏齊威王

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丘三年三晉滅晉後而分其地六年

魯伐我入陽關徐廣曰在鉅平晉伐我至博陵七年衛伐我取薛陵九年趙

○歲至二十六年復出此當是誤也或是一事而傳聞不同至宣王元年又見戰國策又作聞三燕會事

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卽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
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
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
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
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
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而圍
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
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
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
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案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
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
者相也琴操曰大弦者君也寬和而溫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亂攬之深徐廣曰以爪持也攬音已足及醜之愉者徐廣曰一作舒政

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
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
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
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爲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
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攬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
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
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
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
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
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淳于
髡曰稀膏棘輔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子曰謹受令
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徐廣曰一作乾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傳

合疏罅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敝

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

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

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

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

封不久矣新序曰齊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騶忌既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騶忌以為設以微辭騶忌必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騶忌淳于髡之徒禮踞騶忌之禮卑淳于髡等稱辭騶忌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結而去騶忌之禮踞淳于髡之禮卑故所以尚于將莫耶者貴其立斷也所以尚騶驥者為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則系能學石駑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材也居暮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威王二十三年與趙

王會平陸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

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

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

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

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

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賈逵曰齊

門也言燕趙之人畏見侵伐故祭以求福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

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憚而去二十六

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

勿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

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

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

威王從其計其後成侯騶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成侯忌曰公

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

則後北而命在公矣於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

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彊於諸侯自稱為王

其後二字疑有誤

以令天下三十三年殺其大夫牟辛徐廣曰三十五年公孫閱又謂

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

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為

之卜者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聞之因遂率其徒襲攻臨淄求成

侯不勝而韓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疆立宣王元年秦用商

鞅周致伯於秦孝公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

南梁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

救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

魏不如蚤救之孫子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

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

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

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

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徐廣曰嬰一作盼孫子為帥救韓趙臣擊魏

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

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徐廣曰表曰三年與趙會博望伐魏七年與魏王會平阿南明年

復會甄魏惠王卒明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十年楚圍

我徐州十一年與魏伐趙趙決河水灌齊魏兵罷十八年秦惠王

稱王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

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

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

地立湣王元年秦使張儀與諸侯執政會於齧桑三年封田嬰於

薛四年迎婦於秦七年與宋攻魏敗之觀澤十二年攻魏楚圍雍

氏徐廣曰在陽翟屬韓秦敗屈丐蘇代謂田軫曰臣願有謁於公其為事甚完使楚利公成為福不成亦為福今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

呂宋齊
助宋奉物

宋湣王
提行

韓馮張儀曰徐廣曰韓之公仲侈也 煮棗將拔徐廣曰在濟陰宛胸 齊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

可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毋東旬餘則

魏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交臂而事齊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軫曰

奈何使無東對曰韓馮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為魏必

曰馮將以秦韓之兵東却齊宋馮因搏徐廣曰音專專猶并合制領之謂也 三國之兵乘

屈丐之弊南割於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張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

王曰儀以為魏必曰儀且以秦韓之兵東距齊宋儀將搏三國之

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名存亡國實伐三川而歸此王業也公

令楚王與韓氏地使秦制和謂秦王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

韓氏之兵不用而得地於楚韓馮之東兵之辭且謂秦何曰秦兵

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孤齊也張儀之東

兵之辭且謂何曰秦韓欲地而兵有案聲威發於魏魏氏之欲不

失齊楚者有資矣魏氏轉秦韓爭事齊楚楚王欲而無與地徐廣曰楚王欲

得魏來事已而不欲與韓地也 公令秦韓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秦韓之王劫

於韓馮張儀而東兵以徇服魏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此其善

於公而惡張子多資矣十三年秦惠王卒二十三年與秦擊敗楚

於重丘徐廣曰表曰與秦擊楚使公子將大有功 二十四年秦使涇陽君質於齊二十五年歸

涇陽君於秦孟嘗君薛文入秦即相秦文亡去二十六年徐廣曰孟嘗君為相

齊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二十八年秦與韓河外以和兵罷

二十九年趙殺其主父齊佐趙滅中山徐廣曰三十年田甲劫主相薛文走 三十六年王

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左思齊都賦注曰齊

小城北門也而此言東門不知為是一門非耶 齊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

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微願王受之而勿備稱也秦稱

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且讓爭帝名無傷也秦稱之天下

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夫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為

尊齊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

而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秦宋之利宋世家云宋王偃諸侯皆曰結宋也王曰伐

秦宋利對曰夫約鈞然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

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秦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

下倍約賓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陽地濮陽之地

有濟西趙之阿東國危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有陶平陸梁門不開

釋帝而貸之以伐秦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燕楚所以形服天下莫

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

卑為尊者也願王孰慮之於是齊去帝復為王秦亦去帝位三十

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晉同韓聶與吾友也

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為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宋所以為王也

齊疆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

無事而割安邑也此韓聶之所禱於王也秦王曰吾患齊之難知

一從一衡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國令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

秦以萬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中國白頭游敖之士

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式結軼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

伏式結軼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

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

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於是齊遂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溫齊南

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為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

皆稱臣諸侯恐懼二十九年秦來伐拔我列城九四十年燕秦楚

二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徐廣曰案其餘諸傳無楚伐齊事年表云楚取淮北王解而却

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潛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

舍之稱臣而共具潛王不遜衛人侵之潛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君弗內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潛王淖齒遂殺潛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潛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名姓爲莒太史敫徐廣音音家庸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爲非恒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而與私通焉淖齒旣以去莒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潛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已也久之乃敢自言我潛王子也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爲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王已立

淄川縣志

在莒矣襄王旣立立太史氏女爲王后是爲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汗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覩故失人子之禮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卽墨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淄齊故地盡復屬齊齊封田單爲安平君十四年秦擊我剛壽十九年襄王卒子建立王建立六年秦攻趙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遂攻之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不如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夫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却彊秦之兵不務爲此而務愛粟爲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遂圍邯鄲十六年秦滅周君王后卒二十三年秦置東郡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陽三十五年秦滅韓三十七年秦滅趙三十八年燕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殺軻明年秦破燕燕王亡走遼東明年秦滅魏秦兵次於歷下四十二年秦滅楚明年虜代王嘉滅燕王喜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秦虜王建遷之共地理志河內有共縣遂滅齊爲郡天下壹并

於秦秦王政立號為皇帝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
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
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秦
又多予金客皆為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
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
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
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徐廣曰戰國策曰秦
處建於共松柏間也疾建
用客之不詳也

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
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
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
漸然也蓋若遵厭兆祥云

史記四十六終

史記四十七

孔子世家第十七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

徐廣曰陬音騶孔安國曰陬孔子父叔紇所治邑

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

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於尼

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

丘云字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由

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

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慎也

徐廣曰魯縣有闕里孔子所居也又有五父之衢也

陬人輓父

耶 宋本

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孔子要絰季氏饗士孔子

與往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孔子年十七

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

服虔曰聖人謂商湯

滅

於宋

杜預曰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為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

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

杜預曰弗父何孔父

字 宋本無讓

齊川世鳳尊氏雷固宋

齊川世鳳尊氏雷固宋

嘉之高祖宋愍公之長子厲公之元也何嫡嗣當立以讓厲公也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服虔曰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三命茲

益恭故鼎銘云杜預曰三命上卿也考父廟之鼎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服虔曰僂偃俯皆恭

敬之杜預曰言循牆而走杜預曰言亦莫敢余侮杜預曰其恭如是人亦不敢侮慢饘於是粥於是以

糊余口杜預曰於是鼎中為饘粥饘粥餽屬言至儉也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

達者王肅曰謂若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為宋君也杜預曰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人位謂正考父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

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

焉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史料量

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為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

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及魯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

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及魯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

周魯君子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

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

富貴竊仁人之號王肅曰謙言竊仁者之名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

議人者也博辨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

已王肅曰身父母之有為人臣者毋以有已孔子自周及於魯弟子稍益進焉

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轍中國齊

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

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

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

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殺爵之大夫起纍紲之中與

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孔子年

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邠昭伯以鬪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

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

昭公乾侯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

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周氏曰孔子在齊聞韶樂之盛美故忘於肉味也

齊人稱之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安國曰當此之時陳恒制齊

君不君臣不臣故以此對也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

粟吾豈得而食諸孔安國曰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

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

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

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

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

究其禮若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

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

待之孔安國曰魯三卿季氏為正卿最貴而氏為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也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

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

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

井得土缶中若羊韋昭曰羊生羊也故謂之怪也問仲尼云得狗韋昭曰獲羊而言狗者以孔子博物測之仲尼曰

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聞韋昭曰木石謂山也或云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繅也或言獨足魍魎

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也水之怪龍罔象韋昭曰龍神獸也非常見故曰怪或云罔象食人一名水腫土之怪墳羊唐固曰墳羊雌

雄未成者也吳伐越墮會稽王肅曰墮殺也得骨節尊車韋昭曰骨節其長專車尊禮也吳使使問仲尼

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韋昭曰羣神謂王山川之君為羣神之主故謂之神也防風

氏後至禹殺而戮之韋昭曰防風氏違命後至故禹殺之陳尸為戮其節尊車此為大矣吳客曰

誰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王肅曰守山川之祀者為神謂諸侯

也韋昭曰足以綱紀天下謂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以利天下也社稷為公侯王肅曰但守社稷無山川之祀者直為公侯而已皆屬於王者

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韋昭曰封封山禺禺山在吳郡永安縣駟案晉

太康元年改永安為武康縣今屬吳興郡為釐姓在虞夏商為汪罔於周為長翟今謂之大人王肅曰周之初及當孔子之時其名異也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焦僂氏二尺短之至也韋昭曰焦

饒西南蠻之別名也按括地志在大秦國北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王肅曰十之謂三丈也數極於此也於是吳客

曰善哉聖人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

不狃止之孔安國曰不狃為季氏宰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

與盟而驛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

是以魯自大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

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

於季氏因陽虎為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

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於齊是時孔

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

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

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

東周乎何晏曰與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也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

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年春

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

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徐廣曰司馬彪曰今在祝其縣也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

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

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

侯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王肅曰會遇之禮禮之簡畧也揖讓而登

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旄

旄羽被矛戟劔撥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

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

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忤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

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

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

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

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

罪於魯君為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

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

龜陰之田以謝過服虔曰三田汶陽田也龜山名陰之田得其田不得其山也杜預曰太山博縣北有龜山定公十三年夏

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雉之城王肅曰高丈長丈曰堵三堵曰雉使仲

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服虔曰三都三家之邑也於是叔孫氏先墮郕杜預曰東平無

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

氏之宮服虔曰三子季孫孟孫叔孫也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服虔曰人

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服虔曰申句須樂頎魯大夫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

姑蔑杜預曰魯國下縣南有姑蔑城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郕杜預曰泰山鉅平縣東南有成城也公斂處父

服虔曰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係鄆無成是成宰也

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

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

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

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

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王肅曰有司常供具職客求而有在也皆予之以

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

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

遷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

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

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

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王肅曰膳祭肉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

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屯在魯之

屯在魯之

也南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

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王肅曰言婦人之口請謁足以蓋優哉游哉維

以卒歲王肅曰言仕不遇也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

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

兄顏濁鄒家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

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

一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

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

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孔安國曰

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孔安國曰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孔安國曰

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馬融曰

得去去即過蒲徐廣曰長垣縣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

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

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誰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

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

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

天厭之樂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羗里也天厭之者言我居衛月餘靈

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徐廣曰

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何晏曰疾時薄於德厚於色故發此言也

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徐廣曰年表定公

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

十四年至陳哀公三年孔子過宋

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包氏

曰天生德者謂授以聖性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

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臯陶其肩類子產然

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王肅曰喪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見飲食故纍纍而不得意孔子生於

亂世道不得行故纍纍不得志之貌也韓詩外傳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

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

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

於吳吳敗越王句踐會稽有隼集於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弩矢

長尺有咫韋昭曰隼鷃鳥今之鸚也楛木名弩鏃也陳潛公使使問仲尼仲尼

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王肅曰九夷東夷

有九種也百蠻夷狄之百種使各以其方賄來貢王肅曰各以其方面所有之財賄而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

肅慎貢楛矢石弩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

韋昭曰大姬武王元女也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謂若夏后氏之璜分

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王肅曰使無忘服從於王也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

府果得之韋昭曰故府舊府也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侵陳

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

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

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

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鬪而死鬪甚

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

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

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

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

之志王肅曰公叔氏欲以蒲適他國而男子欲死之不樂適他婦人有保西河之志王肅曰婦人恐懼欲保西河無戰意也吾所伐

者不過四五人

王肅曰本與公叔同畔者

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

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三年有成

孔安國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

若暮年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也

孔子行佛肸為中牟宰

孔安國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

趙簡子攻范

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

其身親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

孔安國曰不入其國

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

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

不淄

孔安國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皂者也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中而不黑君子雖在濁亂不能汙也

我豈匏瓜也哉焉能

繫而不食

何晏曰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常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帶一處

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

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何晏曰蕢草器也有心謂契契然也

硜硜乎莫已知也夫而已矣

何晏曰此種種信已而已言亦無益也

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

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

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

得其為入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

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

王肅曰黯黑貌

幾然而長

徐廣曰詩云頤而長兮

眼如望羊

王肅曰望羊望也

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

文王操也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

犢舜華之死也

徐廣曰或作鳴鑿竇華又作竇鳴犢舜華也

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

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

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

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騏驎不至郊竭澤涸漁

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

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為

陬操以哀之

王肅曰陬操琴曲名也

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

孔安國曰軍陳行列之法

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鄭玄曰萬二千人為軍五

百人為旅軍旅末車本未立不可教以末也

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

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立孫輒是為衛出公六月趙鞅內太子

蒯聵于戚陽虎使太子統八人衰經偽自衛迎者哭而入遂居焉

冬蔡遷於州來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

以太子蒯聵在故也夏魯桓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

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服虔曰桓釐當毀而魯事非禮之廟故孔子聞有火災知其加桓僖也已而果然秋季

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

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

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

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

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

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

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孔安國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山吾黨之裁制當歸以裁耳子贛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誠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冉

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

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徐廣曰哀公四年也楚

侵蔡秋齊景公卒徐廣曰哀公五年也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

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安國曰葉公名諸樂楚大夫食葉

於葉僭稱公不對未知所以對也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為人也學道不倦誨

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於蔡長

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為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鄭玄曰韜廣五寸二長

沮曰彼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

津矣馬融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桀溺謂子路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

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孔安國曰悠悠者周流之貌也言當今天下治

史記四十一

亂同空舍此適彼 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 何晏曰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為士從辟人之法者也已之為士則從辟世之法也

孔子孔子憮然 何晏曰為其不達已意而非已 曰鳥獸不可與同羣 孔安國曰隱於山林是同羣 天下有

道丘不與易也 何晏曰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與易也已大而人小故也 他日子路行遇荷蓀丈人 包氏曰丈人老

者蓀草器名 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 包氏曰

不勤勞四體分植五穀誰為夫子而索也 植其杖而芸 孔安國曰植倚也除草曰芸 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

復往則亡 孔安國曰子路友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 孔子遷於蔡 二歲吳伐陳楚救陳 徐廣曰哀公四

年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

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日久留陳蔡

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

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

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孔安國曰興起也 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慍

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何晏曰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

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為非 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

孔安國曰然謂多學而識之 非與 孔安國曰問今不然耶 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何晏曰善有元事有會

而一致知其元則眾善舉也故不待學以一知之 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

匪虎率彼曠野 王肅曰率循也言非兕虎而循曠野也 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

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 王肅曰言人不信吾豈以未仁故乎 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

行也 王肅曰言人不使通行而困窮者豈以我未智乎 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

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

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

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

能稼而不能為穡 王肅曰種之為稼斂之為穡言良農能善種之未必能斂獲之 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 王肅

良工能巧而已不能每順人之意 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

能每順人之意 王肅曰言人不使通行而困窮者豈以我未智乎

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

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
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回曰夫子
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
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
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
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王肅曰宰主財者也為汝主財言志之同也於是使子貢至
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
子服虔曰書籍也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
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
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
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
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

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

卒於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孔安國曰接輿楚人也佯狂而來歌欲以感切孔子也曰鳳兮鳳兮

何德之衰孔安國曰比孔子於鳳鳥待聖君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也往者不可諫兮孔安國曰已往所來行不可復諫止也

者猶可追也孔安國曰自今已來可追自止避亂隱居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安國曰言已而者言世亂已

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孔子下欲與之言包氏曰下趨而去弗得與之言於是

孔子自楚及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其明

年吳與魯會繒徵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季康子使子貢往然後

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包氏曰周公康叔既為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也是時衛君

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

得孔子為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包氏曰問往將何所先行孔子曰

必也正名乎馬融曰正百事之名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包氏曰迂猶遠也言

孔子之言遠於事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孔安國曰野不達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

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孔安國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

不行則有淫刑濫罰也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矣夫君子為之必可名言之

必可行王肅曰所名之事必可得明言所言之事必可得遵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其明年冉

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徐廣曰此哀公十一年也去吳會稽已四年矣年表哀公十年孔子自衛至陳也季康

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

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

至於此道雖累于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

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服虔曰文子衛卿也將攻太叔左傳曰太叔疾

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

擇鳥乎服虔曰鳥喻已木以喻所之之國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賔公林以幣

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及乎魯魯哀公問政

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包氏曰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

枉者直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孔安國曰欲情慾也言民化於上不

從其所令從其所好也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

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

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

徵也包氏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夏殷之後也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

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何晏曰物類相召勢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預知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

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安國曰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之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

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何晏曰太師樂官名也縱之純如何晏曰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聲純和諧也皦如何晏曰言音節明繹如也何晏曰繹之以純如皦如繹如吾自衛

及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鄭玄曰及魯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古者

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

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

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
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
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章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
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
藝者七十有二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眾孔子以四教文
行忠信何晏曰四者有絕四毋意何晏曰以道為毋必何晏曰用之則行舍毋固何
曰無可無不可毋我何晏曰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所慎齊戰疾何晏曰此三者人所
故無固新也不自異唯道是從故不有其身不能慎而夫子慎也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何晏曰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不憤不啓舉
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復也鄭玄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啓
人不思其類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王肅曰恂恂其於宗廟朝廷辯
辯言唯謹爾鄭玄曰唯辯朝與士大夫言閤閤如也孔安國曰中與下大
夫言侃侃如也孔安國曰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孔安國曰君君
召使儼鄭玄曰有賓色勃如也孔安國曰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鄭玄曰急趨君
容使迎之也必變色必變色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
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包氏曰三人
行必得我師何晏曰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而從之不善而改之無常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
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孔安國曰夫子常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
後和之何晏曰樂其善故子不語怪力亂神王肅曰怪怪異也力謂若暴盪舟鳥獲
神謂鬼神之事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也李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子貢曰夫子之文
章可得聞也何晏曰章明文彩形質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
何晏曰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何
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之可窮盡曰言不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何晏曰言忽恍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何晏曰循
也誘進也言夫子正以此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我才如有
道進勸人學有次序也所立卓爾雖欲從之蔑由也已孔安國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節

庭宗

召使儼鄭玄曰有賓色勃如也孔安國曰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鄭玄曰急趨君
容使迎之也必變色必變色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
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包氏曰三人
行必得我師何晏曰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而從之不善而改之無常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
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孔安國曰夫子常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
後和之何晏曰樂其善故子不語怪力亂神王肅曰怪怪異也力謂若暴盪舟鳥獲
神謂鬼神之事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也李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子貢曰夫子之文
章可得聞也何晏曰章明文彩形質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
何晏曰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何
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之可窮盡曰言不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何晏曰言忽恍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何晏曰循
也誘進也言夫子正以此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我才如有
道進勸人學有次序也所立卓爾雖欲從之蔑由也已孔安國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節

庭宗

帝王本紀及孔子世家
本非太史公力量所及
然經傳其用心
亦勤矣雖時有淺陋
而性性能識其大者
世家未引子貢類
語吾自見及後
顏死則次自此以後
執夫子平時語之令
人後能起千載之感
令人讀書抑何容易
非好學深思心知其
意固難為淺見寡
聞達也

然不可及言已雖蒙夫子之達巷黨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善誘猶不能及夫子所立也
鄭玄曰達巷者黨名五百家為黨此黨
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
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我執
御矣鄭玄曰聞人美之承以謙也
吾執御者欲明六藝之卑
牢曰子云不試故藝鄭玄曰牢者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

故多使
藝也
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服虔曰大野數名魯田圃之常處蓋今鉅野是也
叔孫氏車子鉏

商獲獸服虔曰車子微者也鉏商名也
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服虔曰麟非時所常見故怪之以為

不祥也仲尼名之曰麟然後魯
人乃取之也明麟為仲尼至也
曰河不出圖雉不出書吾已矣夫孔安國曰聖人受命則河出圖

今無此瑞吾已矣夫者
不得見河圖八卦是也
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何休曰予我也天生顏淵為夫子輔佐死者是天將亡夫子之證者也
及

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何休曰麟者太平之獸聖人之類也時得而死此天亦告夫子將殺之證故云爾
喟然嘆曰莫

知我夫子貢曰何為莫知子何晏曰子貢怪夫子言何為莫知已故問之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

馬融曰孔子不用於世而
不怨天不知已亦不尤人
下學而上達孔安國曰下學人事上達天命
知我者其天乎何晏曰聖人與天地合其

德故曰唯
天知已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鄭玄曰言其直已之謂柳下惠心不入庸君之朝
謂柳下

惠心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包氏曰放置也置不復言世務也
行中清

廢中權馬融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馬融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

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

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

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

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

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

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劉熙曰知

者行堯舜之道者也罪者在丘公之位見絕絕者
杖道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太山壞乎鄭玄曰

山所摧也
哲人萎乎王肅曰
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

宋本正文
有此四字

王肅曰傷道之不行也

夏人殞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予夢坐奠

兩柱之間予殆殷人也後七日卒鄭玄曰謂聖人知命也孔子年七十二以魯哀

公十六年四月巳丑卒哀公誅之曰旻天不弔不憇遺一老王肅曰弔善也

憇且也一老謂孔子也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王肅曰疚病也嗚呼哀哉尼父母

自律王肅曰父丈夫之顯稱也律法也言毋以自為法也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

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

也稱余一人非名也服虔曰天子自謂一人非諸侯所當名也孔子葬魯城北泗上皇覽曰孔子

家坐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筑甃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室冢坐間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

種之其樹柞枌維維女貞五味魯檀之樹孔子墓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

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

人往從冢而家者自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

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六一頃故

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

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孔

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皇覽曰伯魚冢在孔子冢東與孔子竝大小相望也伯魚生

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皇覽曰子思冢在孔子冢南大小相望子思生

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

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

嘗為魏相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為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

襄年五十七嘗為孝惠皇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子

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為今皇帝博士

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印印生驩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

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

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史記四十八

陳涉世家第十八

陳涉世家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吳廣者陽夏人也字叔陳涉少時嘗與人庸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庸者笑而應曰若為庸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二世

苟富貴可

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

徐廣曰在沛郡蘄縣

陳勝吳廣

皆次當行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

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陳勝曰天下

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

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

其死也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

亡今誠以吾衆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天下唱宜多應者吳廣

以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

鬼乎蘇林曰狐鳴祠中則是也瓚曰假託鬼神以威眾也故勝廣曰此教我威眾也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

眾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漢書音義曰罾音曾文穎曰罾魚網也卒買魚

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

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為用

者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眾尉果笞廣

尉劔挺徐廣曰挺猶脫也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

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服虔曰藉假也第次第也應劭曰藉更士名籍也今失期當斬

即使藉第幸得不斬戍死者固十六七此激怒其眾也蘇林曰第且也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

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

扶蘇項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為壇而盟祭以尉首陳勝自立

為將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收而攻蕪蕪下乃令符離人葛嬰

將兵徇蕪以東攻鉅鄆苦柘譙皆下之徐廣曰苦柘屬東餘皆在沛也行收兵比至陳

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

譙門中弗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

計事三老豪傑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

之社稷功宜為王陳涉乃立為王號為張楚當此時諸郡縣苦秦

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乃以吳叔為假王監諸將以西

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地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

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為楚

王嬰後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

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吳廣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守滎陽吳叔弗

能下陳王徵國之豪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漢書音義曰房君官號也姓蔡名賜瓚曰房邑

東宗本陳

君也為上柱國周文陳之賢人也文類曰即周章嘗為項燕軍視日如淳曰視日時吉凶舉動之占

也司馬季主為目者事春申君自言習兵陳王與之將軍印西擊秦行收兵至關

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

服虔曰家人之產奴也悉發以擊楚大軍盡敗之周文敗走出關止次曹陽二三

月章邯追敗之復走次澠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剄軍

遂不戰徐廣曰上二月也武臣到邯鄲自立為趙王陳餘為大將軍張耳召騷

為左右丞相陳王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

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陳王乃遣使者賀

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其子張敖為成都君趣趙兵亟

入關趙王將相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

趙計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也趙南據大河北有燕

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楚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之弊可以得

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

徇燕地燕故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已立王趙又已立王燕雖小

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為燕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

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疆不敢害趙王將

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韓廣以為然乃自立為燕王居數

月趙奉燕王母及家屬歸之燕當此之時諸將之徇地者不可勝

數周市北徇地至狄徐廣曰今之臨濟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為齊王以齊

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欲立魏後故甯陵君咎為魏王應劭曰魏諸公

子名咎欲立六國後以樹黨時咎在陳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與立周市為

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陳王乃立甯陵君咎為魏王遣之國周

市卒為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且暮至我

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
矯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
為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
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
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郟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軍散走陳鉉人
伍徐徐廣曰一作逢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伍徐軍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說
陳王初立時陵人秦嘉地理志泗水有陵縣也鉉人董緹符離人朱雞石取慮
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慶於郟陳王聞乃使
武平君畔為將軍張晏曰畔名也監郟下軍秦嘉不受命嘉自立為大司馬
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
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伍徐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兵擊陳
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軍破張賀死臘月張晏曰秦之臘月夏之九月贊曰建丑之月也陳王之

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以降秦陳勝葬碣諡曰隱王陳王

故涓人將軍呂臣應劭曰涓人知謁者將軍姓呂名臣也晉灼曰呂氏春秋荆柱國莊伯令謁者駕令涓人取冠為蒼頭軍起新

陽徐廣曰在汝南也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為楚初陳王至陳令鉉人宋

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為秦宋留

不能入武關乃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

車裂留以徇秦嘉等聞陳王軍破出走乃立景駒為楚王徐廣曰正月嘉為上將軍

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定陶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

齊王曰聞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

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

儋誅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收兵復聚鄱盜

之青波漢書音義曰地名也復以陳為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為楚王陳勝王

鄱音婆英布居江中為羣盜陳勝之起布歸番君吳芮故謂之鄱盜者也

當陽君黥布之兵相收復擊秦左右校破

蒼頭軍

泗水下字本有國字

凡六月已為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庸耕者聞之之陳扣宮門曰吾

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辨數乃置晉灼曰數音朋友數斯疏矣不肯為通陳玉出

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容曰

夥頃涉之為王沈沈者應劭曰沈沈宮室深邃之貌也沈音長舍及舍一作余楚人謂多為夥故天

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

陳王曰客愚無知顛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

由是無親陳王者陳王以朱房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羣臣諸

將徇地至今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

吏輒自治之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陳

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為陳

涉置守冢三十家碣至今血食褚先生曰徐廣曰一作太史公駟按班固秦事云太史遷取賈誼過秦上下篇地形險阻所以為固也兵革刑法所以為治

也猶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義為本而以固塞文法為枝葉豈不

然哉吾聞賈生之稱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韋昭曰殽謂二殽函函谷關也擁雍州之

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

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

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守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

王武王昭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

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

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

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

賢而重士約從連衡兼韓魏趙燕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

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邵滑樓緩翟

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玉廖田忌廉頗趙

奢之倫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師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固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疆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亦不敢貫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徐廣曰作銷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弓

聖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

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旣沒餘

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吐隸之人徐廣曰田民曰吐音亡更反而遷

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

躡足行伍之間俛仰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

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會響應羸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

竝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

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

非銛於句戟長鎩也適戍之衆非儔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

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嘗試

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

而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抑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

後以六合爲家殺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史記四十九

外戚世家第十九

西川生國書
氏園國甫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惠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紂之殺也嬖妲已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爲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况卑下乎旣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略矣其詳靡得而記焉

漢興呂娥姁

徐廣曰姁音況羽反呂后姊字長姁也

為高祖正后男為太子及晚節色衰愛

弛而戚夫人有寵其子如意幾代太子者數矣及高祖崩呂后夷

戚氏誅趙王而高祖後宮唯獨無寵疎遠者得無恙呂后長女為

宣平侯張敖妻敖女為孝惠皇后呂太后以重親故欲其生子萬

方終無子詐取後宮人子為子及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繼嗣

不明於是貴外家王諸呂以為輔而以呂祿女為少帝后欲連固

根本牢甚然無益也高后崩合葬長陵

關中記曰高祖陵在西呂后陵在東漢帝后同塋則為合葬不合陵諸陵皆如

此祿產等懼誅謀作亂大臣征之天誘其統

徐廣曰一作表

卒滅呂氏唯獨置

孝惠皇后居北宮迎立代王是為孝文帝奉漢宗廟此豈非天邪

非天命孰能當之薄太后父吳人姓薄氏秦時與故魏王宗家

女魏媼通生薄姬而薄父死山陰因葬焉及諸侯畔秦魏豹立為

魏王而魏媼內其女於魏宮媼之許負所相相薄姬云當生天子

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

聞許負言心獨喜因背漢而畔中立更與楚連和漢使曹參等擊

虜魏王豹以其國為郡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

姬有色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

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坐河南宮

成臯臺此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聞之問其故兩人具

以實告漢王漢王心慘然憐薄姬是日召而幸之薄姬曰昨暮夜

妾夢蒼龍據吾腹高帝曰此貴徵也吾為女遂成之一幸生男是

為代王其後薄姬希見高祖高祖崩諸御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太

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為代王

太后太后弟薄昭從如代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

外家呂氏彊皆稱薄氏仁善故迎代王立為孝文皇帝而太后改

也宗本

宋本薄太后提行

號曰皇太后弟薄昭封為軹侯薄太后母亦前死葬櫟陽北於是
乃追尊薄父為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已下吏奉守
冢寢廟上食祠如法而櫟陽北亦置靈文侯夫人園如靈文侯園
儀薄太后以為母家魏王後早失父母其奉薄太后諸魏有力者
於是召復魏氏及尊賞賜各以親疏受之薄氏侯者凡一人薄太
后後文帝二年以孝景帝前二年崩葬南陵以呂后会葬長陵故
特自起陵近孝文皇帝霸陵徐廣曰霸陵縣有軹道亭竇太后趙之清河觀津
人也呂太后時竇姬以良家子入宮侍太后太后出宮人以賜諸
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竇姬家在清河欲如趙近家請其主遣
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其籍代伍中籍奏詔
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強乃肯行至代代王獨幸
竇姬生女嫫後生兩男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為帝

竇太后
指行

而王后卒及代王立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孝文帝立數
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長男最長立為太子立竇姬為皇后女
嫫為長公主其明年立少子武為代王已而又徙梁是為梁孝王
竇皇后親早卒葬觀津於是薄太后乃詔有司追尊竇后父為安
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比靈文園
法竇皇后兄竇長君弟曰竇廣國字少君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
為人所略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人山作炭
寒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厭殺臥者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十數日
當為侯徙其家之長安聞竇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
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姊採桑墮用為符信上書自陳
竇皇后言之於文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為
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於傳舍中丐沐沐我請食飯我乃去

於是竇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竇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竇皇后病失明文帝幸邯鄲慎夫人尹姬皆母子孝文帝崩孝景帝立乃封廣國為章武侯長君前死封其子彭祖為南皮侯吳楚反時竇太后從昆弟子竇嬰任俠自喜將兵以軍功為魏其侯竇氏凡三人為侯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竇太后後孝景帝六歲建元六年崩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王太后槐里人母曰臧兒臧兒者故燕王臧荼孫也臧兒嫁為槐里王仲妻生男曰信與兩女而仲死臧兒更嫁長陵

田氏生男蚡勝臧兒長女嫁為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因欲奇兩女乃奪金氏金氏怒不肯予決乃內之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美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先是臧兒又入其少女兒姁兒姁生四男景帝為太子時薄太后以薄氏女為妃及景帝立立妃曰薄皇后皇后母子母寵薄太后崩廢薄皇后景帝長男榮其母栗姬栗姬齊人也立榮為太子長公主嫖有女欲予為妃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景帝得貴幸皆過栗姬栗姬日怨怒謝長公主不許長公主欲子王夫人王夫人許之長公主怒而日讒栗姬短於景帝曰栗姬與諸貴夫人幸姬會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挾邪媚道景帝以故望之景帝嘗體不安心不樂屬諸子為王者於栗姬曰百歲

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恚心嗾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景帝亦賢之又有曩者所夢日符計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大行奏事畢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無號宜立為皇后景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按誅大行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愈恚恨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為皇后其男為太子封皇后兄信為蓋侯景帝崩太子襲號為皇帝尊皇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封田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景帝十三男一男為帝十二男皆為王而兒姁早卒其四子皆為王王太后長女號曰平陽公主次為南宮公主次為林慮公主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文辭王仲早死葬槐里追尊為共侯置園邑二百家及平原君卒從田氏葬長陵置園比共侯園而王太后後孝景帝十六歲以元朔

四年崩合葬陽陵王太后家凡三人為侯 衛皇后字子夫生微

矣蓋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邑徐廣曰平陽侯曹壽尚平陽公主子夫為平陽主謳

者武帝初即位數歲無子平陽主求諸良家子女十餘人飾置家

武帝祓徐廣曰三月上巳臨水祓除謂之祓呂后本紀亦云二月祓還過軹道蓋與游字相似故或定之也霸上還因過平陽主主

見所侍美人上弗說既飲謳者進上望見獨說衛子夫是日武帝

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上還坐驪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

因奏子夫奉送入宮子夫上車平陽主拊其背曰行矣強飯勉之

即貴無相忘入宮歲餘竟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歸

之衛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日隆召其兄

衛長君弟青為侍中而子夫後大幸有寵凡生三女一男男名據

初上為太子時娶長公主女為妃立為帝妃立為皇后姓陳氏無

子上之得為嗣大長公主有力焉徐廣曰即景帝姊嫫也以故陳皇后驕貴聞衛

子夫大幸。悲幾死者數矣。上愈怒。陳皇后挾婦人媚道。其事頗覺。於是廢陳皇后而立衛子夫為皇后。陳皇后母大長公主景帝姊也。數讓武帝姊平陽公主曰：帝非我不得立。已而棄。拊吾女。壹何不自喜而倍本乎？平陽公主曰：用無子故廢耳。陳皇后求子與醫。錢凡九千萬。然竟無子。衛子夫已立為皇后。先是衛長君死。乃以衛青為將軍。擊胡有功。封為長平侯。青三子在襁褓中。皆封為列侯。及衛皇后所謂姊衛少兒。少兒生子霍去病。以軍功為冠軍侯。號驃騎將軍。青號大將軍。立衛皇后子據為太子。衛氏枝屬以軍功起家。五人為侯。及衛后色衰。趙之王夫人幸有子為齊王。王夫人早卒。而中山李夫人有寵。有男一人為昌邑王。李夫人早卒。其兄李延年以音幸。號協律。協律者故倡也。兄弟皆坐姦族。是時其長兄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不及誅還。而上既夷李氏。後憐其家。乃封為海西侯。他姬子二人為燕王、廣陵王。其母無寵。以憂死。及李夫人卒。則有尹婕妤之屬。更有寵。然皆以倡見。非王侯有士之士。女不可以配人主也。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問習漢家故事者。鍾離生曰：王太后在民間。

時所生子女者。

徐廣曰名俗

父為金王孫。王孫已死。景帝崩後。武帝已立。

王太后獨在。而韓王孫名嫣。素得幸。武帝承間白言：太后有女在。

長陵也。武帝曰：何不早言？乃使使往先視之。在其家。武帝乃自往。

迎取之。蹕道先驅。旄騎出橫城門。

如淳曰：橫音光。三輔黃圖云：北面西頭門。

乘輿馳至長陵。當

小市西。入里里門。閉。暴開門。乘輿直入。此里通至金氏門外。止使

武騎圍其宅。為其亡走。身自往取。不得也。即使左右羣臣入呼求。

之家人。驚恐。女亡匿。內中牀下。扶持出門。令拜謁。武帝下車泣曰：

嗟大姊何藏之深也！詔副車載之。迴車馳還。而直入長樂宮。行詔。

門著引籍通到謁太后太后曰帝倦矣何從來帝曰今者至長陵得臣姊與俱來顧曰謁太后太后曰女某邪曰是也太后爲下泣女亦伏地泣武帝奉酒前爲壽奉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爲帝費焉於是召平陽主南宮主林慮主三人俱來謁見姊因號曰脩成君有子男一人女一人男號爲脩成子仲女爲諸侯王王后徐廣曰嫁爲淮南王安太子妃也此二子非劉氏以故太后憐之脩成子仲驕恣陵折吏民皆患苦之衛子夫立爲皇后后弟衛青字仲卿以大將軍封爲長平侯四子長子伉爲侯世子侯世子常侍中貴幸其三弟皆封爲侯各千三百戶一曰陰安侯二曰發干侯三曰宜春侯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是時平陽主寡居嘗用列侯尚主主與左右議長安中列侯可爲夫者皆言大將軍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

衛子夫提

當宗本

使令騎從我出入耳奈何用爲夫乎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將軍姊爲皇后三子爲侯富貴振動天下主何以易之乎於是主乃許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武帝乃詔衛將軍尚平陽公主焉

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爲龍不變其文家化爲國不變其姓丈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光耀榮華貧賤之時何足累之哉

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邢夫人號姪娥衆人謂之姪何姪何秩比中二千石容華秩比二千石婕妤好秩比列侯常從婕妤好遷爲皇后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竝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望見邢夫人帝許之卽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爲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真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

如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褚先生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驎，要之善走；士不必賢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傳曰：女無美惡，入室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美女者，惡女之仇；豈不然哉！鉤弋夫人

姓趙氏，河間人也。得幸武帝，生子一人，昭帝是也。武帝年七十，乃

生昭帝。昭帝立時年五歲耳。

徐廣曰：武帝崩年正七十，昭帝年八歲耳。

衛太子廢後，未復立

太子，而燕王旦上書願歸國，入宿衛。武帝怒，立斬其使者於北闕。

上居甘泉宮，召畫工圖畫周公負成王也。於是左右羣臣知武帝

意欲立少子也。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

「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死雲陽宮。

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使者夜持棺往葬之，封識其處。其後帝問

居間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棄其母乎？」帝

曰：「然是非兒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也，由主少母壯也。」

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女不聞呂后邪？故諸為武帝

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豈可謂非賢聖哉！昭然遠見，為後

世計慮，固非淺聞。愚儒之所及也。諡為武，豈虛哉！

宋本褚先生接前行

鉤弋夫人

去宋本

史記五十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楚元王劉交者高祖之同母

徐廣曰一作父

少弟也字游高祖兄弟四人長

兄伯伯蚤卒始高祖微時嘗辟事時時與賓客過巨嫂食

徐廣曰漢書云巨嫂也

嫂厭叔叔與客來嫂詳為羹盡櫟釜賓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尚

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為帝封昆弟而伯子獨不得封太

上皇以為言高祖曰其非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耳於是乃封

其子信為羹頡侯

徐廣曰羹頡侯以高祖七年封封十三年高后元年有罪削爵一級為關內侯

而王次兄仲於代

徐廣曰

曰次兄名喜字仲以六年立為代王其年罷卒諡項王有子曰濞

高祖六年已禽楚王韓信於陳乃以弟交為

楚王都彭城即位二十三年卒子夷王郢立夷王四年卒子王戊

立王戊立二十年冬坐為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郡春戊與吳王

合謀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戊則殺尚夷吾起兵與吳

西川

氏

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南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卒
飢吳王走楚王戊自殺軍遂降漢漢已平吳楚孝景帝欲以德侯

子續吳徐廣曰德侯名廣吳王
濞之弟也其父曰仲以元王子禮續楚竇太后曰吳王老人也

宜為宗室順善今乃首率七國紛亂天下奈何續其後不許吳許

立楚後是時禮為漢宗正乃拜禮為楚王奉元王宗廟是為楚文

王文王立三年卒子安王道立安王二十二年卒子襄王注立襄

王立十四年卒子王純代立王純立地節二年中人上書告楚王

謀反王自殺國除入漢為彭城郡徐廣曰純立十七年卒諡
節王子延壽立十九年死趙王劉遂

者其父高祖中子名友諡曰幽幽王以憂死故為幽高后王呂祿

於趙一歲而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祿等乃立幽王子遂為趙王

孝文帝即位二年立遂弟辟彊取趙之河間郡為河間王以為文

王立十三年卒子哀王福立一年卒無子絕後國除入于漢遂既

王趙二十六年孝景帝時坐鼂錯以適削趙王常山之郡吳楚反

趙王遂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內史王悍諫不聽遂燒殺建德王

悍發兵屯其西界欲待吳與俱西北使匈奴與連和攻漢漢使曲

周侯酈寄擊之趙王遂還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楚敗於梁不能

西匈奴聞之亦止不肯入漢邊欒布自破齊還乃并兵引水灌趙

城趙城壞趙王自殺邯鄲遂降趙幽王絕後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

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趙任防與先生趙堯傳曰趙
人防與公也豈

有篡殺之謀為天下僂哉賢人乎賢人乎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

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經宋本

友宋本

史記五十一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魏川
氏康
國常
南

荆王劉賈諸劉者不知其何屬

漢書賈高
帝從父兄

初起時漢王元年還定三

秦劉賈為將軍定塞地從東擊項籍漢四年漢王之敗成臯北渡

河得張耳韓信軍軍脩武深溝高壘使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渡

白馬津入楚地燒其積聚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而巴楚兵

擊劉賈賈輒壁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漢五年漢王追項籍至

固陵

徐廣曰
在陽夏

使劉賈南渡淮圍壽春還至使人間招楚大司馬周殷

周殷反楚佐劉賈舉九江迎武王黥布兵皆會垓下共擊項籍漢

王因使劉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縮西南擊臨江王共尉共尉已

死以臨江為南郡漢六年春會諸侯於陳廢楚王信囚之分其地

為二國當是時也高祖子幼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鎮天下

宋李亦作
巴而

乃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為王者羣臣皆曰立劉賈為荆王王淮東五十二城高祖弟交為楚王王淮西三十六城因立子肥為齊王始王昆弟劉氏也高祖十一年秋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荆荆王賈與戰不勝走富陵為布軍所殺高祖自擊破布十二年立沛侯劉濞為吳王王故荆地 燕王劉澤者諸劉遠屬也

漢書曰澤高祖從祖昆弟

高帝三年澤為郎中高帝十一年澤以將軍擊陳陳豨得

此陳豨字

王黃為營陵侯高后時齊人田生

晉灼曰楚漢春秋田子春

游之資以畫干營陵

侯澤

服虔曰以計畫干之也文穎曰以工畫得寵也

澤大說之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田生已得

金即歸齊二年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

孟康曰與黨與言不復與我為與也文穎曰不得與汝相知

田

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嘗大謁者張子

卿

徐廣曰名澤駟如淳曰闍人也

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修具張卿許往田生盛

帷帳共具譬如列侯張卿驚酒酣乃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王

邸第百餘皆高祖一切功臣今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

如淳曰呂

公知高祖相貴以女妻之推轂使為長者瓚曰謂諸呂共推轂高祖征伐成帝業雅正意也

功至大又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

秋長諸呂弱太呂欲立呂產為呂王王代太后又重發之

文穎曰欲發之恐大

臣不聽鄧展曰重難發事

太后必喜諸呂已王萬戶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為內臣

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為呂王太后賜張卿千斤金張卿以其半與

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

諸劉為大將軍獨此尚舛望今卿言太后列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去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太后然之乃以營陵侯劉澤為琅

邪王琅邪王乃與田生之國田生勸澤急行毋畱出關太后果使人追止之已出即還及太后崩琅邪王澤乃曰帝少諸呂用事劉

后 宗本

幸 宗本

有 宗本

氏孤弱乃引兵與齊王合謀西

漢書音義曰澤至齊為齊王所劫不得去乃說王求詣京師齊具車送之不為本與齊合謀也欲

誅諸呂至梁聞漢遣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長

安

漢書音義曰跳驅馳至長安也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王共立代王為天子

天子乃徙澤為燕王乃復以琅邪予齊復故地

李奇曰本齊地分以王澤今復與齊也

澤王

燕二年薨諡為敬王傳子嘉為康王至孫定國與父康王姬姪生

子男一人奪弟妻為姬與子女三人姪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如

令郢人

如淳曰定國自欲有所殺餘臣肥如令郢人以告之

郢人等告定國定國使謁者以他法劫

捕格殺郢人以滅口至元朔元年郢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陰

事以此發覺詔下公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當誅上

許之定國自殺國除為郡

太史公曰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劉賈雖屬疎然以策為王填江淮之間劉澤之王權激呂氏然劉澤卒南面稱孤者三

世事發相重豈不為偉乎

晉灼曰澤以金與田生以事張卿張卿言之呂后而劉澤得王故曰事發相重或曰事起於相重也

史記五十二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齊悼惠王劉肥者高祖長庶男也其母外婦也曰曹氏高祖六年立肥為齊王食七十城諸民能齊言者皆予齊王齊王孝惠帝兄也孝惠帝二年齊王入朝惠帝與齊王燕飲亢禮如家人呂太后怒且誅齊王齊王懼不得脫乃用其內史勳計獻城陽郡以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呂太后喜乃得辭就國悼惠王即位十三年以惠帝六年卒子襄立是為哀王哀王元年孝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天下事皆決於高后二年高后立其兄子酈侯徐廣曰一作酈呂台為呂王割齊之濟南郡為呂王奉邑哀王三年其弟章入宿衛於漢呂太后封為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為東牟侯皆宿衛長安中哀王八年高后割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

齊世家第二十二

齊世家第二十二

其明年趙王友入朝幽死于邸三趙王皆廢高后立諸呂爲三王

徐廣曰擅權用事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

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

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

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

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章曰深耕概種立苗欲疏非其

種者鋤而去之呂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劔斬

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

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

朱虛侯劉氏爲益彊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爲上將軍呂王產

爲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爲亂朱虛侯章以呂祿女

爲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

侯爲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爲帝齊王既聞此計乃與其舅父

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乃發卒衛

王宮魏勃給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

善勃請爲君將兵衛衛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兵圍王宮勃既

將兵使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乃是

也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爲相魏勃爲將軍祝午爲內史悉發

國中兵使祝午東詐琅邪王曰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

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

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使臣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

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爲然西馳見齊王齊王

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

王劉澤既見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推

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爲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爲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爲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哀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於齊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爲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高帝所立又殺三趙王滅梁燕趙以王諸呂分齊國爲四忠臣進諫上惑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將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今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爲王者漢聞齊發兵而西相國呂產乃遣大將軍灌嬰東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將兵居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我今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使喻齊王

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西取其故

濟南郡亦屯兵於齊西界以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關中諸虛侯

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朱虛侯首先斬呂產於是太尉勃等乃

得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而琅邪

王及大臣曰齊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

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爲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

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帝子於今見在且最爲長以子則順以善

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立代王而遣諸虛侯以誅呂氏事

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

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乎

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

魏勃勇安庸人耳何能爲乎乃罷魏勃魏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

張晏曰言鈞惡戾如虎而著冠

宋本亦作諸

朱宋本

帝及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爲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爲參御言事參以爲賢言之齊悼惠王悼惠王召見則拜爲內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卒而哀王立勃用事重於齊相王既罷兵歸而代王來立是爲孝文帝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與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是歲齊哀王卒太子側立是爲文王齊文王元年漢以齊之城陽郡立朱虛侯爲城陽王以齊濟北郡立東牟侯爲濟北王二年濟北王反漢誅殺之地入于漢後二年孝文帝盡封齊悼惠王子罷軍等七人皆爲列侯齊文王立十四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後一歲孝文帝以所封悼惠王子分齊爲王齊孝王

將閭以悼惠王子楊虛侯爲齊王故齊別郡盡以王悼惠王子子

志爲濟北王子辟光爲濟南王子賢爲菑川王子邛爲膠西王子

雄渠爲膠東王與城陽齊凡七王齊孝王十一年吳王濞楚王戊

反興兵西告諸侯曰將誅漢賊臣鼂錯以安宗廟膠西膠東菑川

濟南皆擅發兵應吳楚欲與齊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

圍齊張晏曰膠西菑川濟南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張晏曰姓路爲中大夫告於太子太子復令路中

大夫還告齊王善堅守吾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

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劫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

楚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

已發兵百萬使太尉周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

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聞路

中大夫從漢來喜及其大臣乃復勸王毋下三國居無何漢將樂

楚宗齊

楚宗齊

天據宗
奉改

布平陽侯等兵至齊擊破三國兵解齊圍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乃飲藥自殺景帝聞之以爲齊首善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乃立孝王太子壽爲齊王是爲懿王續齊後而膠西膠東濟南菑川王咸誅滅地入于漢徙濟北王王菑川齊懿王立二十二年卒子次景立是爲厲王齊厲王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爲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正其後宮母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姦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張晏曰皇太后前嫁金氏所生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齊是時齊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既至齊風以此事紀

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後宮具備且甲齊貧人急徐廣曰一作反乃爲宦者人

大

事漢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爲者乃欲以女充後宮徐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有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新坐以死亡國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無復言嫁女齊事事浸溥不得聞於天子主父偃由此亦與齊有卻主父偃方幸於天子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人衆殷富巨於長安此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疎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吳楚時孝王幾爲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天子乃拜主父偃爲齊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既至齊乃急治王後宮宦者爲王通於姊翁主所者令其辭證皆引王王年少懼大罪爲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絕無後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出廢齊恐其漸疎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天子亦既囚

偃公孫弘言齊王以憂死母後國人漢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
遂誅偃齊厲王立五年死母後國入于漢齊悼惠王後尚有二國
城陽及菑川菑川地比齊天子憐齊為悼惠王冢園在郡割臨菑
東環悼惠王家園邑盡以予菑川以奉悼惠王祭祀城陽景王章
齊悼惠王子以朱虛侯與大臣共誅諸呂而章身首先斬相國呂
王產於未央宮孝文帝既立益封章二千戶賜金千斤孝文二年
以齊之城陽郡立章為城陽王立二年卒子喜立是為共王共王
八年徙王淮南四年復還王城陽凡三十三年卒子建延立是為
頃王頃王二十八年卒子義立是為敬王敬王九年卒子武立是
為惠王惠王十一年卒子順立是為荒王荒王四十六年卒子恢
立徐廣曰廿
露二年是為戴王戴王八年卒子景立至建始三年十五歲卒
濟北王興居齊悼惠王子以東牟侯助大臣誅諸呂功少及文帝

從代來興居曰請與大僕嬰入清宮廢少帝共與大臣尊立孝文
帝孝文帝二年以齊之濟北郡立興居為濟北王與城陽王俱立
立二年反始大臣誅呂氏時朱虛侯功尤大許盡以趙地王朱虛
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及孝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
故紕其功及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興居自以
失職奪功章死而興居聞匈奴大人漢漢多發兵使丞相灌嬰擊
之文帝親幸太原以為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於濟北天子聞之
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張晏曰
柴武擊破虜濟北王
王自殺地入于漢為郡後十二年文帝十六年復以齊悼惠王子
安都侯志為濟北王十一年吳楚反時志堅守不與諸侯合謀吳
楚已平徙志王菑川濟南王辟光齊悼惠王子以勒侯孝文十六
年為濟南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辟光以濟南為郡地入

于漢菑川王賢齊悼惠王子以武城侯文帝十六年爲菑川王十
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賢天子因徙濟北王志王菑川志亦齊
悼惠王子以安都侯王濟北菑川王反母後乃徙濟北王王菑川
凡立三十五年卒諡爲懿王子建代立是爲靖王二十年卒子遺
代立是爲頃王三十六年卒子終古立是爲思王二十八年卒子
尚立是爲孝王五年卒子橫立至建始三年十一歲卒膠西王卬
齊悼惠王子以昌平侯文帝十六年爲膠西王十一年與吳楚反
漢擊破殺卬地入于漢爲膠西郡膠東王雄渠齊悼惠王子以白
石侯文帝十六年爲膠東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雄渠地
入于漢爲膠東郡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之
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

史記五十二終

史記五十三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蕭相國者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

高祖為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

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百

御史監都者與從事常辯之

給泗水卒史

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

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

圖書藏之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

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

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為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

公平吏一日無害者如言無比陳留問語也

張晏曰何與共事修辨明何素有方略也蘇林曰何何與從事也秦時無刺史以御史監郡

漢書音義曰文無害有文無所枉害也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

徐廣曰沛縣有泗水亭又秦以沛為泗水郡駟案文類曰何為泗水郡卒史

李奇曰或三百或五百也

郡

宗奉

何增

何增

蘇川忠鳳

蘇川忠鳳

中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
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爲法令約束
立宗廟社稷宗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卽不及奏上輒以便
宜施行上來以聞應劭曰上來還乃以所爲聞之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
軍遁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
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
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爲君計莫若遣君子
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
說漢五年旣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
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爲鄼侯文穎曰音贊贊曰今南陽鄼縣也孫檢曰有二縣音字多亂其屬沛郡者音嗟屬南陽者音讚案茂陵書蕭何
國在南陽宜呼讚今呼嗟嗟舊字作鄼今皆作鄼所由亂也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
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

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
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
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
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
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
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
橈功臣多封蕭何應劭曰橈屈也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
內侯鄂君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
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
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
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
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

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為安平侯徐廣謂者從定諸侯有功秩亦蕭何功故因侯二千戶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封九年卒至玄孫但坐與淮南王安通棄市國除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語在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

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相國為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貫貸以自汗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彊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相國因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彙為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

○以河之卷謹識
完日者魏矣以三之三
得脫淮陰侯之官其
死也

王衛尉侍

如淳曰白官公卿表
衛尉王氏無名字

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爨也上曰

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為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韋昭曰用意淺高帝不憚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曰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跪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

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

東觀漢記云蕭何墓在長陵東司馬門道北百步

諡為文終侯

徐廣曰功臣表蕭何以客初起從也

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

何後封續鄼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閔天散宜生等爭烈矣

史記五十四

曹參世家第二十四

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

張華曰曹參字敬伯

秦時為沛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

縣為豪吏矣高祖為沛公而初起也

參以中涓從

漢書音義曰中涓如中謁者

將擊

胡陵方與攻秦監公軍

漢書音義曰監御史監郡者公名秦一郡置守衛監三人

大破之東下薛擊泗水

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為魏擊之豐反為

魏攻之賜爵七大夫擊秦司馬尼軍碭東破之取碭狐父

徐廣曰伍被曰吳淠

敗於祁善置

文穎曰善置置名也晉灼曰祁音抵孫檢曰漢謂驛曰置善名也

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章邯軍

騎攻爰戚

徐廣曰宣帝時有爰戚侯

及亢父先登遷為五大夫北救東阿擊章邯軍

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

虜秦候一人秦將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而東楚懷王

以沛公為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為執帛

張晏曰孤卿也或曰楚官名

號曰

氏庸固南半

建成君遷為戚公屬碭郡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
離軍成陽南復攻之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
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徐廣曰在曲牟破之虜秦司馬

楊宗揚

及御史各一人遷為執珪張晏曰侯伯執珪以朝位比之如淳曰呂氏春秋得伍員者位執珪古爵名從攻陽武下

輓轅緱氏絕河津還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徐廣曰尸在偃師孟康曰尸鄉北從南攻讎

與南陽守齧戰陽城郭東應劭曰今緒陽陷陳取宛虜齧盡定南陽郡從西

攻武關嶢關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遂至

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

遷為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雍釐擊章平軍於好時南

破之圍好時取壤鄉文穎曰地名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破之復圍章平

章平出好時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命曰新城

參將兵守景陵漢書音義曰縣名也二十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

之賜食邑於寧秦蘇林曰今華陰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邯於廢丘以中尉從

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脩武渡圍津徐廣曰東郡白馬有圍津東擊龍且項他定

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

丘王武反於黃徐廣曰內黃縣有黃澤程處反於燕徐廣曰東郡燕縣屬秦漢書音義曰皆漢將往擊盡破之

天柱侯反於衍氏又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

疆贊曰武疆城在陽武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羽敗

還至滎陽凡二歲高祖三年拜為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

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軍孫邀軍東張徐廣曰張者地名功

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

武垣徐廣曰河東有垣縣生得魏王豹取平陽得魏王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

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東鄆徐廣曰鄆縣在太原

鄆東軍

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

臣表有張侯毛澤之
綱案蘇林曰屬河東

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將軍於鄆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之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韓信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菑還定濟北郡攻著潞陰平原鬲盧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文穎曰或以為高密大破之斬龍且虜其將軍周蘭定齊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既韓信為齊王引兵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為皇帝韓信徙為楚王齊為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肥為齊王而以參為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千三百戶號曰平陽侯除前所食邑以齊相國擊陳稀將張春軍破之鯨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祖會擊鯨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留參功凡下二國縣一

百二十一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漢書音義曰郡守司馬

候御史各一人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參

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

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

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

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

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

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

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

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

以先之漢書音義曰夫獄市兼受並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竄姦人無所容竄久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效也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

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卻至何且死所推

賢唯參參代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拙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如淳曰開謂有所啟白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案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宙為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乃謂宙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宙既洗沐歸間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答宙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宙何

治平如淳曰猶言用宙為治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

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

參為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諡懿侯子宙代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

法法類徐廣曰類音古項反一音較若畫一當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

平陽侯宙高后時為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為侯立二十九年卒諡為靜侯子奇代侯立七年卒諡為簡侯子時代侯時尚平陽公主生子襄時病癘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諡夷侯子襄代侯襄尚衛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諡為共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國除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

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史記五十四終

史記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應劭曰大父祖父開地名相韓昭侯宣惠王襄

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

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

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

倉海君如淳曰秦郡縣無倉海或曰東夷君長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

與客狙服虔曰狙伺候也狙七預反伺也徐廣曰伺候也音于怨反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

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良嘗間從容步游下邳圯上徐廣曰圯橋也東楚謂之圯音怡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

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然欲毆之徐廣曰良怒欲罵之為

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

張良傳

張良傳

宋本三字

狙宋本

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

徐廣曰一日為其老強忍下取履因進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

父去里所復還

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

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

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

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徐廣曰編一作篇曰讀

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

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

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

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

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為

廡將漢書音義曰官名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

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

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

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

王以良為韓申徒徐廣曰即司徒耳但語音訛轉故字亦隨改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

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轅轅良

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揚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畱守陽

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

徐廣曰嶢音堯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

願沛公且畱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徐廣曰五一作百益為張旗幟諸

山上為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

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

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

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

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

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畱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徐廣

曰一本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即將欲為富家翁耶沛公曰吾欲有天下噲曰今臣從入秦宮所觀宮室帷帳珠玉重寶鐘鼓之飾奇物不可勝極入其後宮美人婦女以千數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願沛公急還霸上無畱宮中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

賊宜縞素為資音灼曰資籍也欲沛公反秦奢秦服儉素以為籍也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

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

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

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

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

邪沛公曰鯁生徐廣曰呂靜曰鯁魚也音比垢反教我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

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

為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為壽結賓婚令項

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

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

溢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

如淳曰本但與巴蜀故請漢中地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

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

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

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

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

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為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間行歸漢

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

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

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郟彭越與齊

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

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我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籍前箸為大王籌之

張晏曰味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或曰前世湯武審明之事以籌度今時之不若也

曰昔

若字本

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代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釋箕子之拘徐廣曰釋一作式拘一作囚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間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如淳曰革者革車也軒者赤轂乘軒也偃武備而治禮樂也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也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輪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輪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

代宗本伐

矣宗本

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
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入
矣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漢書音義曰唯當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弱從之陛下焉
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
敗而公事令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
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
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
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
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
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
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為留侯與蕭何等
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

帷幄奉帳

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

如淳曰復音複上下有道故謂之復道韋昭曰閣道

望見諸將往往相與

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

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

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

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

徐廣曰多作生平

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

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

漢書音義曰未起時有故怨

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

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

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

為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

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臯西有殽黽倍河向伊雒其固

亦足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漢書音義曰服辟穀之藥而靜居行氣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強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

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

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

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

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

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

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

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

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

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

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

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

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

下故等夷徐廣曰夷猶儕也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為用且

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晉灼曰鼓行而西言無所畏也上雖病強載輜車臥而護之

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

后承間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

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灞上雷侯病自彊

起至曲郵司馬彪曰長安縣東有曲郵聚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

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

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為太傅雷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擊

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雷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

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

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

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沛里先生綺里季夏黃

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見游乎四

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

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

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如淳曰調護猶營護也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

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

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

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

繳韋昭曰繳弋射也其矢曰矰尚安所施歌數闕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

不易太子者雷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雷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

邑下徐廣曰一云出奇計下馬邑及立蕭何相國漢書蕭何曰何時未為相國高祖立之所與上從容言天

下事甚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雷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

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

輜車輜

角字牛角

趨宋起

勸依字奉

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

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徐廣曰一云乃學道引欲輕舉也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

乃強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

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謚為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徐廣曰文成侯立十六年卒子不疑

代立十年坐與門大夫吉謀殺故楚內史當死贖為城旦國除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

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徐廣曰史記珍寶字

皆作留侯死并葬黃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不疑孝文帝五

年坐不敬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

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

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

人計魁梧奇偉應劭曰魁梧丘虛壯大之意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妖女蓋孔子曰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字本無之

史記五十六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

徐廣曰陽武屬魏地戶牖今為東昏縣屬陳留

少時家貧好讀書

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美色

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媿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

食糠覈耳

徐廣曰覈音核翻案孟康曰麥糠中不破者也晉灼曰覈音紇京師為麤屑為紇頭

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

之遂其婦而棄之及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

久之戶牖富人有張負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

得之邑中有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

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為

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子陳

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予女乎負曰

馬山出鳳

氏書

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為平貧乃假貨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誠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兄伯已逐其婦此嫂疑後娶也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游道日廣

里中社平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陳涉起而王陳使周市略定魏地立

魏咎為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陳平固已前謝其兄伯漢書音義曰謝語其

兄注從少年往事魏王咎於臨濟魏王以為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

讒之陳平亡去久之項羽略地至河上陳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

平爵卿張晏曰禮秩如卿不治事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

楚項羽乃以平為信武君將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擊降殷王而

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為都尉賜金二十溢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

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陳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歸項王

而平身間行杖劔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

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

無有乃止平遂至脩武降漢徐廣曰漢二年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

是時萬石君奮為漢王中涓徐廣曰亦日涓人受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

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

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為都尉是日乃拜平為

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

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軍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

東伐項王至彭城為楚所敗引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將

屬於韓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

玉耳其中未必有也漢書音義曰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非所有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

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

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
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
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如淳曰孝已高宗之子有孝行而無益於勝負之數陛下何
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
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
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
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
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裸身來
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顧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
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為護軍中尉盡護
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攻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
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

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上之廉節好禮者

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

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如淳曰猶無廉隅嗜利無恥

者亦多過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

恣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上骨鯁之臣亞父

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

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思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

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

為不問其出入陳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

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

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項王既疑之使使至漢

漢王為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即詳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

復持去更以惡草具

漢書音義曰草粗也

進楚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

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

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請骸骨歸歸未至彭

城疽發背而死陳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城東門楚因擊之

陳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夜出去遂入關收散兵復東其明年淮

陰侯破齊自立為齊王使使之漢王漢王大怒而罵陳平躡漢

漢書音義曰躡謂躡漢王足

王漢王亦悟乃厚遇齊使使張子房卒立信為齊王封

平以戶牖鄉用其奇計策卒滅楚常以護軍中尉從定燕王臧荼

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

豎子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

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平曰未有曰信知之乎平曰不知陳

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

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

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

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偽游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

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

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為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

游雲夢上因隨以行行未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預具武

士見信至即執縛之載後車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高帝顧

漢王音義曰反縛兩手

謂信曰若毋聲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遂會諸侯於陳盡

定楚地還至雒陽赦信以為淮陰侯而與功臣剖符定封於是與

平剖符世世勿絕為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

生謀計戰勝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

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明年以護軍中尉從攻反者韓

王信於代卒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闕氏蘇林曰闕氏音馬支如漢皇后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秘世莫得聞桓

新論或云陳平為高帝解平城之圍則言其事秘世莫得而聞也此以工妙踴善故藏隱不傳焉子能權知斯事否吾應之曰此策乃反薄陋拙惡故隱而不泄高帝見圍七日而陳平往說闕氏闕氏言於單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用說之事矣彼陳平必言漢有好麗美女為道其容貌天下無有今困急已馳使歸迎取欲進與單于見此人必大好愛之愛之則闕氏日於遠陳不如及其未到今漢得脫去去亦不持女來矣闕氏婦女有妒妬之性必憎惡而事去之此說簡而要及得其用則欲使神怪故隱匿不泄也劉子駿聞吾言乃立稱善焉按漢書音義應劭說此事大旨與桓論略同不知是應全取桓論或別有所聞乎今觀桓論似本無說高帝南過曲逆地理志縣屬中山也上其城望見其屋

室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曰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戶於是乃詔御史更以陳平為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其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攻陳豨及黥布凡出六奇計輒益邑凡六益封奇計或頗秘世莫得聞也高帝從破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

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陳平謀而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呂后弟呂頹之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而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太后及呂頹讒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前呂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為郎中令曰傳教孝惠如淳曰傳相之傳也是後呂頹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孝惠帝六年相國曹參卒以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徐廣曰王陵以客從起豐以廢將別守豐上東因從戰不利奉孝惠魯元出雖水中陳平為左丞相王陵者故沛人始為縣豪

封為雍侯高帝八年定食安國二十一年卒諡武侯至元孫生耐金國除

高祖微時兄事陵陵少文任氣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陽陵亦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謹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帝之仇而陵本無意從高帝以故晚封為安國侯安國侯既為右丞相二歲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王陵王陵曰不可問陳平陳平曰可呂太后怒乃詳遷陵為帝太傅實不用陵陵怒謝疾免杜門竟不朝請七年而卒陵之免丞相呂太后乃徙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給事於中孟康曰不在治處便止宮中也食其亦沛人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為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

處據宗本補

為侯幸於呂太后及為相居中百官皆因決事呂頹常以前陳平為高帝謀執樊噲數譏曰陳平為相非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喜面質呂頹於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頹之譏也呂太后立諸呂為王陳平偽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皇帝陳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徐廣曰審食其初以舍人起侍呂后孝惠帝於沛又從在楚封二十五年文帝三年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陳平欲讓勃尊位乃謝病孝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於是孝文帝乃以絳侯勃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為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

死子平代代二十二年景帝三年坐謀反國除一本云食其免後二歲為淮南王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侯菑川王反辟陽近菑川平降之國除

三字本

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莫不主臣子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若今言人主也韋昭曰言主臣道不敢欺也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孝文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慚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漢書音義曰頭數也君欲強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絳侯謝病請免相陳平專為一丞相孝文帝二年丞相陳平卒諡為獻侯子共侯買代侯二年卒子簡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二十一年何坐略人妻棄市國除始陳平

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徐廣曰陳掌者衛青之子塔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及古蜀

史記五十六

史記五十七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

徐廣曰卷縣在滎陽徙沛勃以織薄曲為生

一名曲月令曰具曲植

常為人吹簫給喪事

如淳曰以樂喪家若俳優贊曰吹簫以樂喪賓若樂人也

材官引強

漢書音義曰能挽強司馬也

高祖之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方與反與戰却適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天下邑

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蒙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

服虔曰略得殿兵也如淳曰殿不進也贊曰在軍後

曰殿孫檢曰一說上功曰最下功曰殿戰功曰多周勃事中有此三品與諸將俱計功則曰殿最獨捷則曰多多義見周禮故此去擊章邯車騎殿又云先至城下為多又云攻槐里好時最是也

定魏地攻爰戚東緡

徐廣曰屬山陽

以往至栗取之攻齧桑先登擊秦軍阿

下破之追至濮陽下甄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胸得單父令夜襲

取臨濟攻張

漢書音義曰攻壽張

以前至卷破之擊李由軍雍丘下攻開封先

至城下為多

文穎曰勃士卒至者多如淳曰周禮戰功曰多

後章邯破殺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

西漢書音義

西漢書音義

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安武侯為

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虎賁令徐廣曰一以令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

尉於城武破之擊王離軍破之攻長杜先登攻潁陽緱氏絕河津

擊趙賁軍尸北南攻南陽守齧破武關峽關破秦軍於藍田至咸

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從入漢中

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至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好時最如淳曰於將率

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攻漆擊章平姚卬軍西定汧還下郿

頻陽圍章邯廢丘破西丞徐廣曰天擊盜巴軍破之如淳曰攻上邽東

守峽關轉擊項籍攻曲逆最還守敖倉追項籍籍已死因東定楚

地泗川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潁陽侯共食

鍾離以將軍從高帝擊反者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

為多賜爵列侯剖符世世勿絕食絳八千一百八十戶號絳侯以

將軍從高帝擊反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徐廣曰擊胡

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

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砦石應劭曰砦音破之追北八

十里還攻樓煩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勃遷

為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徐廣曰擊韓信陳

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圉因轉攻得雲中守

遼丞相箕肆將勳徐廣曰箕一作奠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

因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得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

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得綰大將抵

丞相偃守陘張晏曰盧綰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徐廣曰破綰軍上

蘭復擊破綰軍沮陽徐廣曰在上谷追至長城定上谷十二縣右北

平十六縣遼西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得相國

宋本社
三字倒

下字本

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

七十尤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人木強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

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如淳曰勃自東向坐責諸生說士不以賓主之禮

趣為我語其椎少文如此贊曰令直言勿稱經書也韋昭曰椎不撓曲直至如椎勃既定燕而歸高祖

已崩矣以列侯事孝惠帝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徐廣曰功臣表及將相表皆高后四年始置太尉

以勃為太尉十歲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

為漢相國秉漢權欲危劉氏勃為太尉不得入軍門陳平為丞相

不得任事於是勃與平謀卒誅諸呂而立孝文皇帝其語在呂后

孝文事中文帝既立以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食邑萬戶居月

餘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

位以寵久之即禍及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

餘丞相平卒上復以勃為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

或未能行丞相五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

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

有上書告勃欲反徐廣曰文帝四年時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

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

之李奇曰吏所執簿韋昭曰牘版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

之韋昭曰尚奉故獄吏教引為證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

薄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徐廣曰

文帝應劭曰陌額絮也如淳曰太后志怒遺得左右物曰絳侯縮皇帝應劭曰

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音弟

文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

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絳侯復就國孝文帝十一年卒諡為武侯子勝之代侯六歲尚公主

不相中

如淳曰猶言不相合當

坐殺人國除絕一歲文帝乃擇絳侯勃子賢者河

內守亞夫封為條侯

徐廣曰表皆作脩字

續絳氏後條侯亞夫自未侯為

宋本亦作脩氏作宋音

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之有罪孝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為條侯續絳氏後文帝之後六歲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

宋本日字在口字下

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案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應劭曰禮介者不拜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為中尉孝文且崩時誡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拜亞夫為車騎將軍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曰使使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

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
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飢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
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臥不起頃之復定後吳
奔壁東南陬如淳曰陬隅也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
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而
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
兵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
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為是由此梁孝王與太尉有郤歸
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為丞相景帝甚重之景帝廢栗太子丞相固
爭之不得景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
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讓曰始南皮章武侯贊曰南皮章武侯
后兄子章武侯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

主各以時行耳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封其子彭祖願

主本無非

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丞相議之
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
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景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
王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
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景帝曰丞相議不可
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頃
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裁韋昭曰大饗也無切肉又不置
櫛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櫛應劭曰尚席主席者景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
君所乎孟康曰設裁無筋者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嫌恨之如淳曰非故不足君之食具也偶失之條侯免冠謝上起條侯因
趨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條侯子為
父買工官尚方徐廣曰一作西甲楯五百被徐廣曰音披駟案如淳曰工官官名也張晏曰被具也五百具甲楯可以葬

字

者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汗
條侯書既聞上上下下吏吏簿責條侯

如淳曰簿問責其情

條侯不對景帝罵之

曰吾不用也

孟康曰不用汝對欲殺之也如淳曰恐獄吏畏其復用事不敢折

召詣廷尉廷尉責曰君侯欲

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反地

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條侯條侯欲自殺夫人止

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國除絕一歲景

帝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為平曲侯續絳氏後十九年卒諡為共

侯子建德代侯十三年為太子太傅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

國除

徐廣曰諸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皆在元鼎五年但此辭句如有顛倒

條侯果餓死死後景帝乃封王信為

蓋侯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樸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

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

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足

已而不學守節不遜終以窮困悲夫

史記五十七

終

史記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與孝景帝同母母竇太后也孝文

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為孝景帝次子武次子參次子勝孝文

帝即位二年以武為代王徐廣曰都中都以參為太原王徐廣曰都晉陽以勝為梁王

徐廣曰都睢陽二歲徙代王為淮陽王徐廣曰都陳以代盡與太原王號曰代王參

立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諡為孝王子登嗣立是為代共王立二

十九年元光二年卒子義立是為代王十九年漢廣關以常山為

限而徙代王王清河徐廣曰都清陽清河王徙以元鼎三年也初武為淮陽

王十年而梁王勝卒諡為梁懷王懷王最小子愛幸異於他子其

明年徙淮陽王武為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梁

王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

晉川中

氏肅

字宗本無九

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

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也上與梁王燕

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玉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

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吳楚先擊梁棘壁文頰曰地名殺數

萬人梁孝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大將軍以距吳楚

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

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漢書音義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略與漢等明年漢立太子其後梁最

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徐廣曰在陳留園縣

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

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徐廣曰睢陽有平臺里駟案如淳曰在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城北

中東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趨入

言警招延四方豪傑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勝公

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王賜千金官至中尉梁號

之曰公孫將軍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巨

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

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關下鄧展曰但將駟馬往讚曰稱乘輿駟馬則車馬皆往言不駕六馬耳天子副車駕駟馬既朝

上疏因留以太后親故王入則侍景帝同輦出則同車游獵射禽

獸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

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王為後嗣大臣及袁盎

等有所關說於景帝竇太后義格如淳曰竇閣不得下亦遂不復言以梁王為

嗣事由此以事祕世莫知乃辭歸國其夏四月上立膠東王為太

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袁盎

及他議臣十餘人逐其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王逐賊果梁使

評安國傳因長公主
主請太后言在前
漢書卷九十九
卷之九十九
世家

之乃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捕公孫詭羊勝公孫詭羊勝匿
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韓安國進諫王王
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梁王恐乃使韓安國
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
蘭說王漢書音義曰茅蘭孝王臣使乘布車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此喪人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
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
景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然後太后景帝大喜相
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景帝益疏王不同車輦矣三十五
年冬復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良山有獻牛
足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卒諡曰孝王孝王慈孝每
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
及聞梁王薨竇太后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景帝哀懼不知

所為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
人皆食湯沐邑於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為帝加壹滄梁孝王長
子買為梁王是為共王子明為濟川王子彭離為濟東王子定為
山陽王子不識為濟陰王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
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梁共王三年景帝崩
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為平王梁平王襄十四年母曰陳太后
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姓任曰
任王后任王后甚有寵於平王襄初孝王在時有壘樽鄭德曰上蓋直刻為雲雷象
千金孝王誠後世善保壘樽無得以與人任王后聞而欲得壘樽
平王大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無得以壘樽與人他物雖百巨萬
猶自恣也任王后絕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開府取壘樽賜任王
后李太后大怒漢使者來欲自言平王襄及任王后遮止閉門李

宋本梁共
王字格

太后與爭門措指晉灼曰許慎措置措以為笮遂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

宮長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亂而王與任王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

后李太后內有淫行亦已後病薨病時任皇后未嘗請病薨又不

持喪元朔中睢陽人類犴反者人有辱其父而與淮陽太守客出

同車太守客出下車類犴反殺其仇於車上而去淮陽太守怒以

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乃上

變事具告知王與大母爭樽狀時丞相以下見知之欲以傷梁長

吏其書聞天子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請廢襄為庶人天子曰

李太后有淫行而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梟任

王后首于市梁餘尚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諡為平王子無傷

立為梁王也濟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孝景中六年為

濟川王七歲坐射殺其中尉漢有司請誅天子弗忍誅廢明為庶

人遷房陵地入于漢為郡濟東王彭離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

六年為濟東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無人君禮昏暮私與其奴亡

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為好如淳曰以是為好喜之事所殺發覺者百

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言漢有司請誅上不忍

廢以為庶人遷上庸地入于漢為大河郡山陽哀王定者梁孝

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山陽王九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山

陽郡濟陰哀王不識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陰王一

歲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濟陰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

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於天子然亦僭矣褚先

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於宮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稱道之也竊以為

宋本無皇
睢宗本

濟東王推衍
山陽濟陰同

故欲令梁王爲太子大臣不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賞賜非忠臣也齊如魏其侯竇嬰之正言也何以有後禍景帝與王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之後傳王太后喜說竇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約乎於是景帝默然無聲太后意不說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主無過舉不當有戲言言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小弟以唐縣是後成王沒齒不敢有戲言言必行之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於梁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日久數聞景帝好言千秋萬世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月爲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畱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畱且半歲入與人主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不與令出怨言謀畔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久畱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故諸侯王當爲置良師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韓長孺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蓋聞梁王西入朝謁竇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前語言私說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爲寄景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爲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立子殷

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爲我當代父後卽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卽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卽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議出於袁盎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劍劍著身視其劍新治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梁郎某子來治此劍以此知而發覺之發使者捕逐之獨梁王所欲殺大臣十餘人文吏窮本之謀反端頗見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大臣大臣以爲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經術知大禮來還至霸昌廡取火悉燒梁之反辭但空手來對景帝景帝曰何如對曰言梁王不知也造爲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爲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景帝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之立起坐食氣平復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以爲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闚天也

史記五十九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爲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爲宗親栗姬子曰榮德闕于程姬子曰餘非端賈夫人子曰彭祖勝唐姬子曰發王夫人兒姁子曰越寄乘舜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爲河間王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二十六年卒

漢名臣奏杜業奏曰河間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

天下雄俊衆儒皆歸之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孝武帝悅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卽縱酒聽樂因以終子

共王不害立四年卒子剛王基代立十二年卒子頃王授代立臨江哀王闕于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爲臨江王三年卒無後

國除爲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爲皇太子四歲廢用故

太子爲臨江王四年坐侵廟壩垣爲官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

西漢書卷五十九

栗姬

門既已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簿中尉郅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死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爲南郡一右三國本王皆栗姬之子也

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淮陽王二年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爲魯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爲人吃二十六年卒子光代爲王初好音輿馬晚節嗇惟恐不足於財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二歲徙爲江都王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漢爲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觀招四方豪桀驕奢甚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爲王七年自殺淮南衡山謀反

時建頗聞其謀自以爲國近淮南恐一日發爲所并卽陰作兵器

而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以出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說

易王寵美人淖姬蘇林曰淖音泥淖夜使人迎與奸服舍中及淮南事發治

黨與頗及江都王建建恐因使人多持金錢事絕其獄而又信巫

祝使人禱祠妄言建又盡與其姊弟姦事既聞漢公卿請捕治建

天子不忍使大臣卽訊王王服所犯遂自殺國除地入于漢爲廣

陵郡膠西于王端以孝景前三年吳楚七國反破後端用皇子

爲膠西王端爲人賊戾又陰痿一近婦人病之數月而有愛幸少

年爲郎爲郎者頃之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上法

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爲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爲滋甚有司再

請削其國去大半端心愠遂爲無訾省蘇林曰爲無所訾錄無所省錄府庫壞漏盡腐

財物以巨萬計終不得收徙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封其宮

門從一門出游數變名姓爲布衣之他郡國相二千石往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彊足以距諫智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立四十七年卒竟無男代後國除地入于漢爲膠西郡一右三國本主皆程姬之子也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彭祖王廣川四年徙爲趙王十五年孝景帝崩彭祖爲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彭祖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皂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多設疑事以作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乃上書告及汙以姦利事彭祖立五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

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卽縣爲賈人摧會

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也推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爲之

人多於國經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

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取故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盜與姦淖

姬者爲姬甚愛之彭祖不好治宮室服虔曰求福也好爲吏事上書願

督國中盜賊常夜從走卒行徼邯鄲中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

敢留邯鄲其太子丹與其女及同產姊姦與客江充有卻充告丹

丹以故廢趙更立太子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爲

中山王十四年孝景帝崩勝爲人樂酒好內有子枝屬百二十餘

人常與兄趙王相非曰兄爲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聲

色趙王亦非之曰中山王徒曰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爲

藩臣立四十二年卒子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昆侈代爲中山王

右二國本主皆賈夫人之子也

石據本添

女宗本姊其保宗本添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辟
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
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
長沙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
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
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
不足迴旋帝以武陵零陵桂陽屬焉立二十七年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
卒子鮒鮒立服虔曰鮒音拘為長沙王右一國本王唐姬之子也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十二年卒子齊立
為王齊有幸臣桑距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王因禽其宗族距怨
王乃上書告王齊與同產姦自是之後王齊數上書告言漢公卿
及幸臣所忠等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膠東王
二十八年卒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樓車鏃矢應劭曰樓
車所以窺
看敵國營壘
之虛實也戰守備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之事辭出之如淳曰窮治
其辭出此事寄

於上最親

徐廣曰其母
武帝母妹

意傷之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問寄有長

子者名賢母無寵少子名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為不次因有過
遂無言上憐之乃以賢為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衡山地

為六安王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卒諡為哀王子慶為王

徐廣曰他本亦作
慶字惟一本作建

不宜得與叔父
同名相承之誤

六安王慶以元狩二年用膠東康王子為六安王

清

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為清河王十二年卒無後國除
地入于漢為清河郡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為常

山王舜最親景帝少子驕急多淫數犯禁上常寬釋之立三十二
年卒太子勃代立為王初憲王舜有所不愛姬生長男稅蘇林曰稅
音奪

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
子平子商王后希得幸及憲王病甚諸幸姬常侍病故王后亦以
如媚不常侍病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病

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長子稅爲人數及薨又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諸子與長子稅共分財物太子王后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稅怨王后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稅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如淳曰服舍也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人牢視囚天子遣大行騫驗王后及問王勃請逮勃所與姦諸證左王又匿之吏求捕勃大急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者有司請誅憲王后脩及王勃上以脩素無行使稅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誅有司請廢王后脩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遷于房陵國絕月餘天子爲最親乃詔有司曰常山憲王蚤天后妾不和適孽誣爭陷于不義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爲真定王封子商三萬戶爲泗水王 真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爲真

定王泗水思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爲泗水王十一年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於是上憐泗水王絕乃立安世弟賀爲泗水王 右四國本王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後漢益封其支子爲六安王泗水王二國凡兒姁子孫於今爲六王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

徐廣曰國所出有皆入於王也

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爲

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爲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史記六十

三王世家第三十

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
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
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負皇
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
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
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
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
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
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
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

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
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負皇子賴天能
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卹羣臣私望不敢越
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
子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
等議古者裂地立國竝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
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
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僮而不逮事
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閔徐廣曰一作閔臣旦臣
胥爲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竝列或
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竝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
非爲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強君連城卽

股肱何勸

徐廣曰一作敦一作最一作觀也

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

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
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竝列
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爲建國諸侯以相
傳爲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爲竝建諸侯所以
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
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
賢顯功興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于鄼襄厲羣臣平津侯等昭六
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
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爲列侯則尊卑相踰列位失序不可以
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閔臣旦臣胥爲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
宮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

有白牡駢剛之牲

公羊傳曰魯祭周公牲用白牡魯公用駢剛何休曰白牡股牲也駢剛赤脊周牲也

羣公不毛

何休曰不毛不純色也

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

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

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

子為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

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

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此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

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

祖考之尊建為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

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

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鄭玄曰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皆

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

爵位二等皇子或在纒緜而立為諸侯王奉承天子為萬世法則

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

之路內褒有德外討強暴極臨北海西溱月氏匈奴西域舉國奉

師輿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

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扼之上盡有劔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啟敵家之行伍也毛傳曰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開禁

倉以賑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

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

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為列侯臣青翟臣湯等竊伏熟計之皆以

為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閔臣旦臣胥為諸侯王

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

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

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

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閔等為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諄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為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徐廣曰蕭何之玄孫鄼侯壽成後為太常也等二十七人議皆曰以為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為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閔為齊王且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徐廣曰云元符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

宋本云上有二字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閔為齊王曰於戲

小子閔受茲青社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為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之苴以白茅歸以立社朕承祖考維稽古

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干

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禡君子息悉爾心允執其中天

祿永終厥有愆不臧乃凶于而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

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八年無後絕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且為燕王曰於戲

小子且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

藩輔於戲葷粥氏虐老獸心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於戲朕命

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張晏曰時所獲三十二師也降旗

奔師如淳曰偃其旗鼓而來降葷粥徙域張晏曰甸奴徙東也北州以綏臣贊曰綏安也悉爾心毋作怨母

肥德徐廣曰肥一作非毋乃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張晏曰士不素習不應召於戲保國艾民

保宋本

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三十一年自殺國除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為廣陵王曰於

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為

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徐廣曰

曰一作壇駟案李奇曰保恃也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

母侗好佚母邇宵人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邇近小人張晏曰侗音同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

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六十四年自殺

右廣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壇土建

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

也是以形勢強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

論著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群臣守義文

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為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列傳傳中稱

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

其封策書編列其事而傳之令後世得觀賢主之指意蓋聞孝武

帝之時同日而俱拜三子為王封一子於齊一子於廣陵一子於

燕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剛柔人民之輕重為作策以申戒

之謂王世為漢藩輔保國治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夫賢主所作

固非淺聞者所能知非博聞強記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至其

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

次其真草詔書編于左方令覽者自通其意而解說之

王夫人者趙人也與衛夫人竝幸武帝而生子閔閔且立為王時

其母病武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為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

三王世家本不
論此書之可見太
史公亦不及見三
後事補先生後隨
遂謂求其世家不
可得也序亦云三
子之王文辭可觀
可知猶載其文辭
也

楊宗本楊

著宗本

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雖然意所欲欲於何所王之王夫人曰願置之雒陽武帝曰雒陽有武庫敖倉天下衝阨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子王於雒陽者去雒陽餘盡可王夫人不應武帝曰關東之國無大於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獨臨菑中十萬戶天下膏腴地莫盛於齊者矣王夫人以手擊頭謝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謹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賜夫人爲齊王太后子閔王齊年少無有子立不幸早死國絕爲郡天下稱齊不宜王云所謂受此土者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爲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取其物色裹以白茅封以爲社此始

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爲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祖者先也考者父也維稽古維者度也念也稽者當也當順古之道也齊地多變詐不習於禮義故戒之曰恭朕之詔唯命不可爲常人之好德能明顯光不圖於義使君子怠慢悉若心信執其中天祿長終有過不善乃凶于而國而害于若身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中年早夭然全身無過如其策意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藍者教使然也遠哉賢主昭然獨見誠齊王以慎內誠燕王以無作怨無佞德誠廣陵王以慎外無作威與福夫廣陵在吳越之地其民精而輕故誠之曰江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葆疆三代之時迫要使從中國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無侗好佚無邇宵人維法是則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則無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銅山之富天

下所仰故誠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財幣厚賞賜以立聲譽爲四方所歸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輕以倍義也會孝武帝崩孝昭帝初立先朝廣陵王胥厚賞賜金錢財幣直三千餘萬益地百里邑萬戶會昭帝崩宣帝初立緣恩行義以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王胥四子一子爲朝陽侯一子爲平曲侯一子爲南利侯最愛少子弘立以爲高密王其後胥果作威福通楚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高帝少弟也封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與廣陵王共發兵云云立廣陵王爲上我復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時事發覺公卿有司請行罰誅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於胥下詔書無治廣陵王獨誅首惡楚王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其後胥復祝詛謀反自殺國除燕土境堉北迫匈奴其人民勇而少慮故誠之

曰葷粥氏無有孝行而禽獸心以竊盜侵犯邊民朕詔將軍往征其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葷粥徙域遠處北州以安矣悉若心無作怨者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肥德者勿使上背德也無廢備者無乏武備常備匈奴也非教士不得從徵者言非習禮義不得在於側也會武帝年老長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且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卽斬其使者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且果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等謀爲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緣恩寬忍抑案不揚公卿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戶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到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宗正者主

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爲列陳道昭帝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纖介小罪過卽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戶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大禮文章爾雅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周公輔成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昭帝始立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罰不阿親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無敢所阿恐不能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死國滅爲天下笑於是燕王且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且復與左將軍上官桀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當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將軍光輔政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且不改過悔正行惡不變於是修法直斷行罰誅且自殺國除如其策指有司請誅且妻子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寬赦且妻子免爲庶人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滌中君子不近庶人不服所以漸然也宣帝初立推恩宣德以本始元年中盡復封燕王且兩子一子爲安定侯立燕故太子建爲廣陽王以奉燕王祭祀

史記六十

史記六十一

伯夷列傳第一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
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
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
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
卜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
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
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
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
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
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氏甫

及古

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蓋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異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天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皇覽曰盜跖冢在河東大陽臨河曲直弘農華陰山潼鄉盜跖卽柳下惠弟也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

義本

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稱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予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鄭玄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而得之者雖執鞭職我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孔安國曰所好者古人之道

稱宗本勝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何晏曰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松柏少凋傷平歲衆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然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

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

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王肅曰龍舉而景雲屬虎嘯而谷風興張蟠曰

猶言龍從雲虎從風也聖人作而萬物覩馬融曰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

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埋

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

瑞宗本

於後世哉

史記六十二

管晏列傳第二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

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
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
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
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
滅亡管子曰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
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
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
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
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
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
反玷齊人不以爲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
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

劉向別錄曰萊者今東萊地也

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

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卽
危言語不及之卽危行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命以此三世顯
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
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
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已而
信於知已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贖我
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
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
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旣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
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
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

以求去也

皇覽曰晏子家在臨菑城南淄水南桓公冢西北

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

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

劉向別錄曰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

及

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

史記六十二

終

史記六十三

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

地理志曰苦縣屬陳國

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

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

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

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

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

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

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

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

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

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

評太史公列傳或數人合傳皆連書不盡分合論之尤見其奇自此已下每人各新提頭必小司篇之也

西川忠貞堂

氏書

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服

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巨勝實莫知其所終亦著書九篇名關令子

或曰老萊子亦楚

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

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

九年徐廣曰實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

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餘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

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

於段干此云封於段干段干應是魏邑名也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明

疑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本蓋因邑為姓左傳所謂邑亦如之是也風俗通氏姓注云姓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季文帝而

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印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緇儒

學儒學亦緇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為自化清

靜自正

莊子者蒙人也

地理志曰蒙縣屬梁國

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

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

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

之術良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

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泔泔自恣以適

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

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

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

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

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

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申子

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劉向別錄曰今民間所有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皆合

二篇已備過太史公所記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新序曰申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無刑因循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

故號曰術商鞅所為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故號曰刑名法術之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

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苟卿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

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

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

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

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

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

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

脫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

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

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

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

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

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

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而以泄敗未必其身

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

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

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

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為也故說者

與知焉則身危強之以其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

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論其所

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已經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
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
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
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
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
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
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
盡之難也徐廣曰知一作得難一作辭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
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
說之成也伊尹爲庖百里奚爲虜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
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
也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

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
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
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
鄭爲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
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
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
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
犯刑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
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
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
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
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爲

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

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自勉勵之意也施之於名。

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胡革反，用法慘急而鞠礪深刻。少恩，皆原於

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戰國策曰：秦王封姚賈千戶，以為上卿。韓非短之曰：賈梁監門子，盜於梁，自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大盜趙逐臣與同社，復

之計非所以勵羣臣也。王召賈問之，賈答云：云迺誅韓非也。

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

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史記卷六十四

史記六十四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
 文能附眾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
 為將軍將兵并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
 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
 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
 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
 以為將已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
 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
 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

西川田原

氏國

史記卷六十四

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及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魏武帝曰苟使於事不拘君命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令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駟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

問軍正曰三軍法何一本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宋本如是

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閱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衰矣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史記六十五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
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
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
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
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卽視背婦人曰
諾約束旣布乃設鈇鉞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
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
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旣已明而不如法
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
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

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
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
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
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
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
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
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越絕書曰吳縣至門外大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後百餘歲有孫臏臏
生阿鄆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
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
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
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
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
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
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
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
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
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
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
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
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搏檝批亢擣虛刑格勢禁則自為
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
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
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
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

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魏武帝曰蹶猶挫也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贏糧與士

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魏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瓚曰今河南城為直之皇諡曰壺關有羊腸阪在太原晉陽西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軌十里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揚子法言曰美哉言乎使起之用兵每若斯則太公何以加諸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

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為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強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

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橫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強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強故楚之貴戚盡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史記六十五終

史記六十六

伍子胥列傳第六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有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而更為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為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已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地理志潁川有城父縣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為亂矣平王乃召其太

欲宗本有

橫宗本審

蘇川也鳳

氏國

傳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爲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爲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爲人仁呼必來負爲人剛戾忍詢火候能成大事彼見求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負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爲質詐召二子二子到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爲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

宋本無作

終爲天下笑耳謂負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死尚旣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烏還弓執矢嚮使者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旣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旣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爲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旣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

乞食

張勃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

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為將伍胥乃因

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

氏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

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

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為戮於楚而勸王伐楚

者欲以自報其讎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

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退而與太子建之

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

及平王卒軫竟立為後是為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

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

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

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卻宛伯州犁伯州犁之孫伯

嚄亡奔吳

徐廣曰伯州犁者晉伯宗之子也伯州犁之子曰卻宛卻宛之子曰伯嚄亦姓伯又別氏卻楚世家云殺卻宛宛之宗姓伯氏子曰嚄吳世家云楚誅伯州犁其

孫伯嚄奔吳也吳亦以嚄為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

得歸後聞闔廬弒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

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嚄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友二將軍因欲至

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古六

國阜陶之後所封潛縣有天杜山

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

案左傳楚公子員字子囊其孫

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

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

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

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子常

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都郢都已卯楚昭王

潛宋本注同

公孫

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都

郢都

已卯楚昭王

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王出亡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郢音云郢公弟

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鄭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

隨吳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

王王子綦匿王已自為王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

不與王始伍負與申包胥為交負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

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

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

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眾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

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

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

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

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

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稷丘地名在郢外會吳王久留楚

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亡歸自立為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

擊其弟夫概夫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

夫概於堂谿徐廣曰在慎縣駟案地理志汝南有吳房縣應劭曰夫概奔楚封於堂谿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曰吳房然則不得在慎縣也為堂谿氏

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

取番音寒反又音婆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都楚地名音若當是時吳以伍子胥

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孔子相魯後

五年伐越越王句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卻闔廬病創

楚良反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句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

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

越於夫湫音椒越王句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

種厚幣遣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

宋本無謂字

諫曰越王爲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句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威鄒魯之君以歸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句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僞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剿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爲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恥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復疆諫沮自呂反毀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詳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爲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爲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鏤字反之劍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嚭爲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予我

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應劭

曰取馬革為鴟夷鴟夷橋形浮之江中徐廣曰魯哀公十一年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

張晏曰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遠百里故云江上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齊鮑氏殺其君悼

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之

君會之橐臯其明年因北大會諸侯於黃池以令周室越王句踐

襲殺吳太子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

王句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

賂與巴比周也伍子胥初所與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勝者在於

吳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召勝歸楚葉公諫曰勝好勇而陰求

死士始有私乎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徐廣曰潁川鄢陵是號為

白公徐廣曰汝南襄信縣有白亭白公歸楚三年而吳誅子胥白公勝既歸楚怨鄭

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

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

勝怒曰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何以為勝曰欲以

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勝如卵耳何能為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

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綦於朝石乞曰不殺王不可乃劫

之王如高府石乞從者屈固徐廣曰一作惠王從者屈固楚世家亦云王從者負楚惠王亡走昭夫

人之宮葉公聞白公為亂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亡走山

中自殺而虜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亨石乞曰事成為卿不

成而亨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亨石乞而求惠王復立之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

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史記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

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師

也僻馬融曰子張才過人夫於邪僻文過參也魯孔安國曰魯鈍也曾子遲鈍柴也愚何晏曰愚直之愚由也嗻鄭玄曰子路之

行失於嗻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何晏曰言回庶幾於聖道雖數空置而樂在其中賜

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焉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也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

虛心不能知道子貢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唯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

於衛蘧伯玉外寬而內直自娛於隱括之中直已而不直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也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

於鄭子產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

下惠季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竝世大

禮曰孔子云國家有道其言足以興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所行觀於四方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蓋介山子然之行也說苑曰孔子歎曰銅鞮伯華無死天下有定矣晉

豐川宅圖章氏書

夫宗本夫

馬宗本無

汲汲於仁以善自終

太康地記云銅鞮晉大夫羊舌赤之邑世號赤曰銅鞮伯華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

禮天下歸仁焉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孔安國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為仁矣孔子曰賢哉回也衛瓘曰非大賢樂道不能若此

故以一簞食一瓢飲孔安國曰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安

回也不愚孔安國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

是夫孔安國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回同也樂肇曰用已而後行不假隱以自高不屈道以要名時人無知其實者唯我與爾有是行回年二十九

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王肅曰顏回為孔子胥附之友能使門人日親

子魯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

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何晏曰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回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

未嘗復行 閔損字子騫鄭玄曰孔子弟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

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羣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不仕大夫

不食汙君之祿如有復我者孔安國曰復我者重來召我必在汶上矣孔安國曰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

冉耕字伯牛鄭玄曰魯人孔子以為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之

自牖執其手包氏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孔子從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

包曰再言之者痛之甚也 冉雍字仲弓鄭玄曰魯人仲弓問政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

民如承大祭孔安國曰莫尚乎敬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包氏曰在邦為諸侯在家為卿大夫孔子以仲

弓為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包曰可使南面言任諸侯之治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

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何晏曰犁雜文騂赤色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雖欲以其所生犁而不用山川

尊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 冉求字子有鄭玄曰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為季氏宰季

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孔安國曰千室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

千乘大夫故曰百乘 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孔安國曰賦兵賦也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復問子

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包氏曰賑窮救乏之事也子曰行之子路

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孔安國曰當白父兄不可目專子華

子華

怪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鄭玄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
徐廣曰尸子曰子路卞之野人 少孔子

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阬直冠雄雞佩玃豚
冠以雄雞佩玃豚二物皆勇子路好勇故冠帶之

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

子子路問政孔子曰先之勞之
孔安國曰先道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 請益曰

無倦
孔安國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 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為上

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
李充曰既稱君子不職為亂階也若君親失道國家昏亂其於亂也甚矣

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孔安國曰前所聞未及行故恐

復有聞不
得並行 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孔安國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折獄

者唯子
路可也 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樂肇曰適用曰材好勇過我則用故云無所取 若由也不得其死

然
孔安國曰不衣敝緇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歟

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馬融曰升我堂未入於室也 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

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蓑

丈人子路為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可謂具

臣矣
孔安國曰言備臣數而已 子路為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

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
言恭謙敬勇猛不能害故曰執也 寬以正可以比眾
音寬言寬大清

正眾必歸近之 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蕢

賸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

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為君是為出公出公立十二年

其父蕢賸居外不得入子路為衛大夫孔惺之邑宰蕢賸乃與孔

惺作亂謀入孔惺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蕢賸入立

是為莊公方孔惺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

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

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

仇宗本

導宗本

賸宗本

黃贖黃贖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黃贖弗

聽於是子路欲燔臺黃贖懼乃下石乞壺厲攻子路擊斷子路之

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

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王肅曰子路為孔

不敢有惡言是以惡言不聞於孔子耳是時子貢為魯使於齊宰予字子我鄭玄曰魯人利口辯

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

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馬融曰周

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櫨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

安則為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為也孔安國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於親故

言汝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馬融

曰生未三歲為父母所懷抱也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孔安國曰自天子達於庶人宰我晝寢子曰

朽木不可雕也包氏曰朽腐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王肅曰圻墁也二者喻雖施功猶不成也宰我

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王肅曰言不足以明五帝之德也宰我為臨菑大夫與

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

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孔安國曰愈猶

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

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孔安國曰言汝器用之人曰何器也曰瑚

璉也包曰瑚璉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之貴器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

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

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而亦何常師之

有孔安國曰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鄭玄曰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願與之為治者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

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鄭玄曰言夫人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子貢問曰

富而無驕貧而無諂何如孔子曰可也孔安國曰未足多也不如貧而樂道富

而好禮

鄭玄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為憂苦也

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

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

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

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

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偽而無

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

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

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

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強憂在

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

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

王肅曰鮑晏等帥師若破國則臣尊矣

而君

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疎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

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

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

大臣內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

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

貢曰君案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

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

疆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

爭疆竊為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

誅暴齊以服疆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疆齊智者不疑也吳

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

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疆不過齊王置齊

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夫伐小越而畏

疆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句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

志宗本

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微

結

其志

王肅曰激射其志

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

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

劍宗本

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於會稽國爲虛

音莫期

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

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缺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

鉄宗本同

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眾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辯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疆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疆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此具廢舉謂停時也也時謂逐時也夫物賤則買而停貯值貴即逐時轉易貨賣取資利也喜揚

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於齊言偃吳

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爲武城宰孔子過聞

弦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何晏曰莞爾小笑貌曰割雞焉用牛刀孔安國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子

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安國曰

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孔安國曰從行者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安

國曰戲以治小而用大孔子以爲子游習於文學卜商字子夏家語云衛人鄭玄曰溫國卜商少孔

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馬融

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詩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也曰禮後乎何晏曰孔言鑽事後素子夏問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孔子曰商始可與

言詩已矣包曰能發明我意可與言詩矣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孔安國曰言俱不得中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無爲

小人儒何晏曰君子之儒將以明道小人之儒則矜其名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

史記六十七

師其子死哭之失明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子

張問干祿 鄭玄曰干求也祿祿位也 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 包氏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

不疑猶慎言之則少過 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 包氏曰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 言寡尤行寡

悔祿在其中矣 鄭玄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得祿之道 他日從在陳蔡間困問行孔子曰言

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

哉 鄭玄曰二千五百家為州五象為鄰五鄰為里行乎哉言不可行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

衡夫然後行 包氏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相見參然在前在輿則若倚於車軛 子張書諸紳 包安國曰紳大帶也 子張

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

國必聞在家必聞 鄭玄曰言士之所居其能有名譽 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

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 馬融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觀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下於人 在國及

家必達 馬融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 馬融曰此言佞人也佞人假仁

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偽而不自疑 在國及家必聞 馬融曰佞人黨多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

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澹臺滅明 包氏曰澹臺姓滅明名 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

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

見卿大夫 包氏曰言其公且方 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

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宓不齊字子賤 孔安國曰魯人 少孔子四十九歲孔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

君子斯焉取斯 包氏曰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此行而學 子賤為單父宰反命於孔子曰此國

有賢不齊者五人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

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原憲字子思 鄭玄曰魯人 子思問恥孔子曰國有

道穀 孔安國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祿 國無道穀恥也 孔安國曰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 子思曰克伐怨

欲不行焉可以為仁乎 馬融曰克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怨忌也欲貪欲也 孔子曰可以為難矣仁

則吾弗知也 鄭玄曰四者行之難未足以為仁 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

結駟連騎排藜藿八窮闔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

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

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

也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孔子曰長可妻也雖在累紲之中孔安國曰累紲

索也紲也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張華曰公冶長墓在城陽姑幕城東南五里所墓極高南宮括字

子容孔安國曰容魯人問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孔安國曰羿有窮之君篡夏后位其徒寒擬殺之因其室而生羿多力能陸

地行舟為夏后少康所殺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馬融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

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括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

人孔安國曰賤不義而貴德故曰君子國有道不廢孔安國曰不廢言見用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

之玷孔安國曰詩云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之是其心敬慎於言以其兄之子妻之 公皙

哀字季次孔子家語云齊人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

嘗仕 曾蒧音點字皙孔安國曰皙曾參父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蒧曰春服既

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十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徐廣曰一作饋

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十人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歸於夫子之門孔子喟爾嘆曰吾

與蒧也周氏曰善蒧之獨知時也顏無繇音遙字路路者顏回父父子嘗各異時事

孔子顏回死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孔安國曰賣以作椁孔子曰材不材亦各

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

之後不可以徒行孔安國曰鯉孔子子伯魚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謙辭也商瞿魯人字子

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徐廣曰音寒臂子弘弘

傳江東人矯音矯又音橋子庸疵自移反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

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徐廣曰屬琅邪王子中同同傳菑

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鄭玄曰衛人少

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為愚子路使子

羔為費郈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包氏曰子羔學未就習而使為政所以賊害人子路曰有民人

而

使

政

所

以

賊

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安國曰言治人事神於是而習亦學也孔子曰是故惡

夫佞者孔安國曰疾其以給應遂已非而不知窮也漆雕開字子開鄭玄曰魯人也孔子使開仕對曰

吾斯之未能信孔安國曰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孔子說鄭玄曰善其志道深公伯僚字子周融

魯人周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孔安國曰季孫

信譖志子路也僚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玄曰吾勢猶能辯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人誅僚而肆之也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孔

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司馬耕

字子牛孔安國曰宋人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孔

國曰訥難也曰其言也訥斯可謂之仁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孔

國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也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孔安國曰牛兄桓雖將為亂牛自

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君子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包氏曰

省無罪惡無可憂懼樊須字子遲鄭玄曰齊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請學稼孔子

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馬融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樊遲出孔子

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

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孔安國曰情實也言民化上各以實應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

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包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負子之器曰襁樊遲問仁子曰愛

人問智曰知人有若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三歲有若曰禮之用和為

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

亦不可行也馬融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何晏曰復猶覆也義不必信

非義也以其言可覆故曰近義恭近於禮遠耻辱也何晏曰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因不失其親亦

可宗也孔安國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

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

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

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毛傳曰畢噉也月離陰星則雨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

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

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五男也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

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華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於齊冉有為其母

請粟孔子曰與之釜馬融曰六斗四升曰釜請益曰與之庾包氏曰十六斗曰庾冉子與之粟

五秉馬融曰十六斛曰秉五秉合八十斛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君子

周急不繼富鄭玄曰非冉有與之太多巫馬施字子旗鄭玄曰魯人少孔子三十歲陳司

敗孔安國曰司敗官名陳大夫也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退而揖巫馬

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魯君娶吳女為夫人命之為孟

子孟子姓姬諱稱同姓故謂之孟子魯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孔安國曰相助

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為諱者禮也孔安國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人之道弘故受之為過也梁鱣

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家語曰齊人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

六歲鄭玄曰魯人也冉孺字子魯一作魯少孔子五十歲家語曰魯人曹卹字子循

少孔子五十歲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公孫龍字子石

少孔子五十三歲鄭玄曰楚人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頗有年名及受業

聞見於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於右左冉季

字子產鄭玄曰魯人公祖句茲字子之秦祖字子南鄭玄曰秦人漆雕哆

字子斂鄭玄曰魯人顏高字子驕漆雕徒父壤駟赤字子徒鄭玄曰魯人

商澤家語曰字子秀石作蜀字子明任不齊字選鄭玄曰楚人公良孺

字子正鄭玄曰陳人賢而有勇后處字子里鄭玄曰齊人秦冉字開公夏首字乘

奚容箴字子皙公肩定字子中鄭玄曰魯人或曰晉人顏祖字襄

郭堯單善字子家徐廣曰一云郭單鉅鹿有郭縣太原有郭縣句井疆鄭玄曰衛人罕父黑字子索

秦商字子丕鄭玄曰楚人申黨字周顏之僕字叔鄭玄曰魯人

祭旂字子祺縣成字子祺鄭玄曰魯人左人郢字行鄭玄曰魯人燕伋字

宗本注中兩郭字皆作郭

思 鄭國字子徒 秦非字子之鄭玄曰魯人 施之常字子恒 顏噲

字子聲鄭玄曰魯人 步叔乘字子車鄭玄曰齊人 原亢籍家語曰名亢字籍 樂欬字

子聲 廉絜字庸鄭玄曰衛人 叔仲會字子期鄭玄曰晉人 顏何字冉鄭玄曰魯人

狄黑字哲 邽巽字子斂鄭玄曰魯人 孔忠家語曰忠字子蔑孔子兄之子 公西與如

字子上 公西歲字子上鄭玄曰魯人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為篇疑者闕焉

史記六十七 終

史記六十八

商君列傳第八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為中庶子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此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

西川中圖

西川中圖

抗字本抗 晉宋魯

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
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
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
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
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
人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
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
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郟之前於席也
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
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
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
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

變法恐天子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
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
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
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
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
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
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
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
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
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
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
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

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
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
功者各以率律音受上爵爲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
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
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
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旣具未布
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
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
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行於民甚年秦民之國都言初
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
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

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
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
議令於是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爲築冀
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
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爲田開阡陌封疆
而賦稅平平斗鄭玄曰斗自勇今之斛也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
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
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
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卽并魏何者魏居嶺峽之
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
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
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

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旣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衛鞅旣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徐廣曰：弘農商縣也。十五邑，號爲商君。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舉。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

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

之款關請見章昭曰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

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殺大

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鄭玄曰相謂送杵聲以聲音自勸也此五

殺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

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以為功也刑黥太子

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

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以為教也君又南面也而

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禮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

不遘死以詩觀之非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

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

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

持矛而操闕所及戟者徐廣曰一作察屈虛之勁才干將之雄戟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

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

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

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

畜百姓之怨秦王一且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

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

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

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

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

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

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出擊鄭徐廣曰

鄭曰京兆鄭縣也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徐廣曰黽或作彭秦惠王車裂商君以

徇曰莫如商鞅者遂滅商君之家

宗本無也字中統本有也字無而字

反據宗本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于季公以帝王術挾持
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
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
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新序論曰秦季公係峭兩之固以廣雍州之地東并河西北收上郡也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君發令必行內不阿貴寵外不偏疎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勵戎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所以并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侯良而不親夫霸君若齊桓晉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畏其疆而親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此管仲舅犯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舊恩棄交魏之明信許取三軍之眾故諸侯畏其疆而不親信也籍使季公遇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衛鞅始自以為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喻也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後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詩是也管舍於樹下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況害其身乎管仲奪伯氏邑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鉄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仇比於丘山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恤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而用也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以恩申之以信庶幾霸者之佐哉

史記六十八

終



氏書

君宗本士

